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 YUAN

2018年·第6期·总期: 136+ S\$5.00

# 源



## 一心一意的艺术家翁锡礼

- 令人缅怀的华中校长 • 不忘初心——骆明专访
- 一颗弘扬华族文化的赤子之心 • 马新可有农民阶层?

落地生根  
NEW WORLD



开拓新家园  
NEW LIFE

展览  
EXHIBITION

19.11.2018 - 28.04.2019  
11.30am - 6.00pm daily (Including P.H)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Level 1 Ho Bee Concourse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一楼和美广场  
免费开放予公众 Free Admission to Public



趣味性、互动性、多重感官体验  
Multi-Sensory, Fun & Immersive Learning Experience



扫描二维码了解  
更多详情  
Scan QR code for  
more details

主办单位 Organised by :



支持单位 Supported by :



指定电视节目  
Official TV Program:



指定电台  
Official Radio Station:



新加坡开埠200年  
Singapore Bicentennial

## 编辑语

文·谭瑞荣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不但莎士比亚这样认为，就连普罗大众也这样感叹。

由此让我联想到“庄周梦蝶”。“我与蝶”的角色互换，不但有真实与虚幻的思辨，其实还深藏着隐喻性思维：禅学的“一元”观念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人合一的哲思。道家跟释家在此似乎消弭了界限，泯灭了“二元”的对立。

如此说来，“庄周梦蝶”与“世界是一个舞台”，是不是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有感于此，我们特开辟了一个栏目——“戏如人生”，试图拉开新加坡戏剧界的帷幕，让活跃在狮城舞台上的戏剧人，向您敞开心扉；让您当一回观众，不用上剧院，也能饱览其亦真亦幻的戏剧人生。

本期，站在舞台聚光灯下的是许崇正。在选择艺术剧场主席这一角色之前，他的另一角色是本地一所跨国银行的高级副总裁。他为什么要进行角色的转换，选择艺术剧场作为他的人生舞台？读罢《一颗弘扬华族文化的赤子之心》，相信能让您解开谜底。

在人生的舞台上，能将自己的角色演好的不乏其人。有海外蔡元培之称的薛永黍就是其中的“名角”。《令人缅怀的华中校长》一文，通过其子薛承明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视教育，深知民族大义的角色。

骆明——可喻为新华文坛的“主角”。他以推动本地华文文学为己任，并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不忘初心》里，骆明有句经典台词：“有怨无悔”。语气虽平淡，却足以让人深思。

总之，无论是渐入角色的《学做北大中文人》，还是淡出角色的《雇主与女佣》，无论是“扬名国际的蜡染画家萨卡希”，还是《一心一意的艺术家翁锡礼》，在这丰富多彩的人生戏码之中，您不难体会：文章所描述的主人翁亦在不断地进行角色的更换。而您自己呢？既是观众，也是演员；既在戏中，也在戏外。

2018年·第6期·总期: 136

###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mailto:yuanmag@sfcca.sg)

### ■ 编辑顾问 ■

郭明忠 方百成

###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严孟达 副主任：李叶明  
委员：尹崇明 白毅柏 吴文昌  
陈嘉琳 徐李颖 陈煜

### ■ 总编辑 ■

谭瑞荣

### ■ 编辑 / 记者 ■

欧雅丽

### ■ 英文校对 ■

李国樑

### ■ 总代理兼发行 ■

恒信贸易公司  
Huang Sin Trading Co.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65) 6841 1367  
Fax: (65) 6841 6267  
Email: [huangsin@pacific.net.sg](mailto:huangsin@pacific.net.sg)

### ■ 设计、分色、承印 ■

先锋印刷装订私人有限公司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 (65)6745 8733  
Fax : (65)6745 8213  
网址 : [www.pcl.com.sg](http://www.pcl.com.sg)

### ■ 出版准证 ■

ISSN 2382-5898  
MCI (P) 045/02/2018

### ■ 出版 ■

2018年12月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 目录。

- p.4** 先贤后裔 令人缅怀的华中校长 莫美颜  
——薛承明心目中的父亲薛永泰
- p.8** 异族翘楚 从玩具飞机到蜡染艺术 吴明珠  
——访扬名国际的蜡染画家萨卡希
- p.12** 旧貌新颜 滑铁卢街：多元族群的印记 李国樑
- p.16** 星洲回眸 消失的华校 唐金华  
——我在南安学校的那些年
- 后港“六块石” 符泰
- p.22** 文化传灯 唱“风声紧”说“渡难关” 董艳琴  
**p.24** 最爱书房 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转捩点 欧雅丽  
——《历史的抉择——“二战”后新加坡华侨争取公民权运动》读后
- p.26** 总会专递 “无名英雄”系列活动首场展览开幕 欧雅丽  
——迎新加坡开埠200年
- p.28** 戏如人生 一颗弘扬华族文化的赤子之心 沈蕊蕊  
——访新加坡艺术剧场首席执行官许崇正
- p.32** 艺文脉动 金文泰汇聚出“红点”艺术 沈蕊蕊



p.26 总会专递



p.12 旧貌新颜



p.28 戏如人生



p.50 文坛掠影

- p.34** 从新出发 学做北大中文人 郭亭利
- p.36** 爱心角落 人间有爱 陈伟玉  
—— 雇主与女佣
- p.38** 杏坛岁月 烫手山芋 尤今
- p.40** 建筑情缘 儿时“游世界” 虎威
- p.42** 华语华文 小康，一个美丽的词儿！ 汪惠迪  
——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 华文是世界上最美妙的语文 符懋濂
- p.46** 医药保健 了解子宫肌瘤 不谈瘤色变 李日琳
- p.48** 星洲绿话 南亚圣果：余甘子 李喜梅
- p.50** 文坛掠影 不忘初心 齐亚蓉  
—— 骆明专访
- p.54** 艺术长廊 一心一意的艺术家翁锡礼 邹璐
- p.58** 学海拾珠 马新可有农民阶层？ 廖文辉
- p.60** 青青芳草 青蓝色的月亮 吴欣妮
- 奶奶的旧电视机 傅承恩
- p.62** 本土文学 远洋辟路 黄嘉一  
—— 我讶异着的直落亚逸



薛永黍的长子薛承明：父亲是一位值得敬仰和怀念的长辈（莫美颜摄）

# 令人缅怀的华中校长

薛承明心目中的父亲

薛永黍



文·莫美颜  
图·受访者提供

时间如梭，创办于1919年，现已开办六年直通车综合课程的自主学校——华侨中学即将在明年迈入100年。华中作育无数英才，是本地一所校誉斐然的学府。华中今日的成就有许多人的功劳与付出，除创办人陈嘉庚，值得人们缅怀与颂赞的华中先贤就包括了华中第十届校长薛永黍（1889-1951）。从其长子薛承明（78岁）所收集的书报资料中，让我们再次看到薛永黍高大可敬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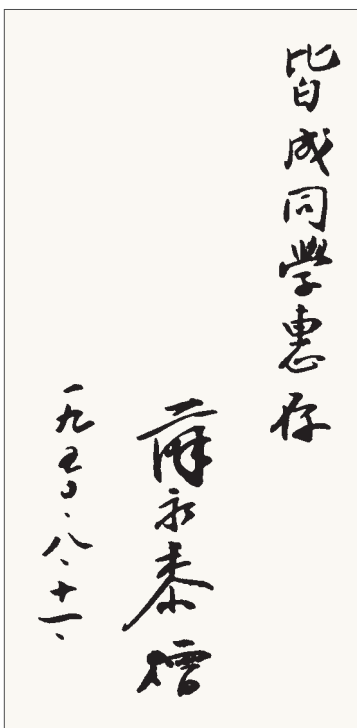
## 海外的蔡元培

**薛**永黍祖籍福建金门，他早年留学美国，考获美国密西根大学教育学士及历史学硕士。1937年，经同乡郑古悦推荐，受聘为华中校长。任内他废除了旧式管制及惩罚方式，对学生采取开明与开放教育方针，并先后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和学生宿舍及膳食会，由学生自行管理日常生活，鼓励学生办壁报，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与写作能力。教师聘用方面，他采取惟贤任用的策略，只要他们教学有方，学有所长，不问政治主张、思想倾向都“兼容并包”，但规定不许在课堂上谈论政治。校内一时海纳百川，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尚，故薛永黍有“海外蔡元培”的称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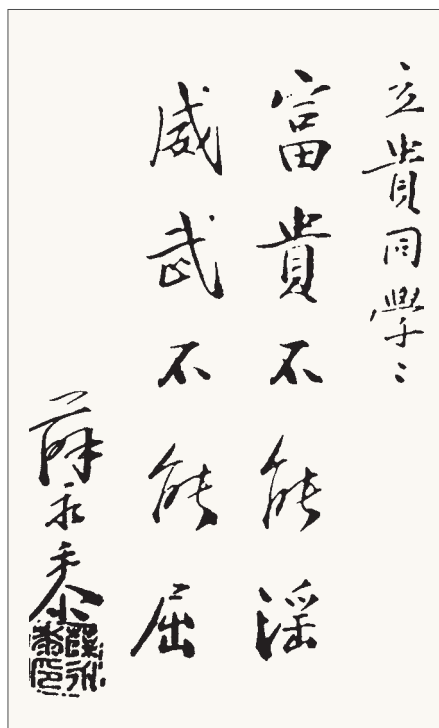
二战结束初期，华中董事长李光前尚未回返新加坡，薛永黍便继续掌校挑起复办华中的重任。



薛永黍是华中第十届校长



离开华中后，薛永黍还送学生个人照



薛永黍经常题词勉励学生

治理华中期间，薛永黍对社会活动也十分热心。中国全面抗日爆发后，他热烈响应陈嘉庚的号召领导学生宣传抗日；新加坡沦陷前夕，他到处奔波为教职员争取遣散费安顿生活。

1938年薛永黍与高佩珊、张明茨等人，倡议组织教师公会“六六社”，在协助华文教师解决生活问题，帮助学生到中国升学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1948年薛永黍因批准华中与南洋女中的学生自治会5月4日在华中大礼堂举办五四纪念会而引起殖民政府不满，迫使董事会要求薛永黍制止学生开纪念会。薛永黍宁可辞职也不愿收回成命，董事会迫于无奈只好接受他的辞呈。

### 师生永远怀念的校长

从1937年到1948年，薛永黍在华中服务了11年。他对全校师生关爱有加，怀念和颂扬他的师生不少。

薛承明所收集的资料，包括一份1992年华中颐年俱乐部第三届职员就职典礼上，沈文炳以监誓员身份所发表的谈话记录。沈文炳于1946到1948年在华中任教时与薛永黍共事。

会上他说，战后华中复办的那三年，是华中校史上

最光辉和最灿烂的时代。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事项，除上述几项，薛永黍还组织童军团，使华中成为第一所有童军团组织的华校；他也重视英文教学，使华中双语人才辈出；重视体育活动，使华中在运动竞技场上扬威。

沈文炳认为，师生之所以怀念薛永黍，主要是大家都认为薛永黍是一位德高望重，高风亮节的领导者，而且他视同事如朋友，视学生如子侄。

薛承明珍藏着一帧父亲于1950年送给他的学生皆成的个人照。这名现居印度尼西亚的学生，如今已白发苍苍。几年前他特地从印尼把照片交给了薛承明。1950年薛永黍已不在华中任教，仍与学生保持联系，可见他与学生相处融洽。

叶帆风在1996年著述的《风雨萍踪十五载》中 also 说，薛永黍非常注重人格感化教育，不仅大力灌输学生爱国思想、传播新文化，也重视学生课业与课外活动的调剂，并称赞薛永黍因以仁慈和蔼的态度及诚挚的爱心对待师生，故深得广大师生的信任和爱戴。

叶帆风是新民学校创办人，生前与薛永黍关系密切。薛永黍是他在厦大附中高中部念书时的导师，两人曾在教师公会共事，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友，在“昆兴事件”中更是同处一牢房的难友。

## 昆兴事件的牺牲者

薛永黍若仍健在已经129岁了，他离世时年62。薛家是1951年11月10日从新加坡中央医院那里接获薛永黍病逝的噩耗的，至今已67载。

1950年6月25日清晨，一批警探从华中一间木板屋把在昆兴公司任职的薛永黍带走，至此薛永黍就再也没踏进家门一步。薛永黍离开华中后便加入民主同盟会友创办的树胶进出口商行昆兴公司，担任财政兼文书。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些商人为了支援中国抗美援朝，不顾美国对中国实施禁运令，甘冒被逮捕和被驱逐出境的风险，把列为禁运品的橡胶运到中国。美国的亲密伙伴英国严格监视偷运活动，1951年4月12日，英国空军在海南岛附近水域发现运载3700号橡胶自新加坡启程前往中国的货轮“南西摩勒”号，该轮船上的橡胶是昆兴公司托运的货物。

这起“昆兴事件”共逮捕了15人，其中三人问话后获释，12人继续被扣押，薛永黍是当中一个。薛永黍本来身体健壮，只是有胃病，扣留期间由于生活条件很差，以致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曾写信给政治部主任要求让他到中央医院或延请医生到拘留所为他治病，却未获回音。直到他病情恶化时，棋樟山难友联合签名，声称若不让薛永黍就医将全体绝食，殖民地政府当局才送他到中央医院求医。结果薛永黍入院几天后就去世了。

薛永黍逝世的消息轰动新马华人社会，许多人指责殖民地政府草菅人命。消息传到北京，中国政府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英殖民地政府提出抗议，指薛永黍曾受虐待。11日出殡，数百人送他最后一程，棋樟山的政治犯在狱中举行追悼会，1000多名北京归国华侨在中山公园举行追悼大会。

## 薛永黍离世后薛家获得多方协助

薛承明说：“父亲有两段婚姻，他的第一任太太出身不错也曾留学美国，因没生育，在父母安排下娶杨莲叶为妻。”杨莲叶现年100岁，她与薛永黍育有两男三女，薛承明为长子。

他说，父亲在华中任职时一家人寄宿在学校的虎豹楼内，离职后则住进学校老工头特地为他们盖的一间亚答屋里，地点就在现华中校友会游泳池旁。

薛永黍是家庭的唯一经济支柱，他去世时薛承明还

不满12岁，但妻小的生活如常。薛承明说：“这主要是他们一家得到李光前、庄丕唐和李吉成等人的协助，并获得中国民主同盟的2000元抚恤金，念中小学时有关学校又不收他和弟妹的学杂费，妈妈则替人缝制旗袍，日子还算过得去。”

帮助过薛家的人，最令薛承明感激的是庄丕唐。庄丕唐是一名非常热心华文教育的商人，上世纪20年代南来，适逢本地华校反抗英殖民地教育条例，他随即成为华教学务维持处要员之一。

薛承明说：“父亲和庄丕唐是莫逆之交，父亲去世后他和太太视我如己出，特别关心我的学业和生活。”

薛承明高中毕业后当过一阵子小学教员，原想到南洋美专修读美术课程，后到南大念地理系。原来画家陈文希是薛承明中三的美术老师，他常带学生出外写生，薛承明在他的潜移默化中爱上了美术。是庄丕唐坚持要薛承明去念大学，他才改变初衷，庄丕唐对薛承明的影响可见一斑。

念大学时，薛承明除获得政府助学金外也教补习。完成学业后被分配到政府机构工作。他后来到新加坡大学进修；离开公职后曾在国泰机构担任营运经理；也经营餐馆，一度想进军中国但不成功。2006年结束餐馆生意后便进入半退休状态。

薛承明自白：“我没想涉足政治，也没跟父亲一样从事教育工作，一心只想为生活努力工作，过着风平浪静的日子。我就这样随波逐流，生活平庸无大志。”

薛承明的弟妹也各有志向和出路。他的弟弟自新加坡大学毕业后负笈新西兰并考获硕士学位，他的大妹和二妹高中毕业后执教鞭，最小的妹妹南大毕业后再到外国攻读高级学位。薛永黍给后代留下丰厚的精神遗产，薛承明一直以父亲为荣耀。他说：“父亲留给家人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值得珍惜。”

薛承明育有一男一女，孩子小的时候他会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多了解他们祖父的生平事迹。他也经常带他们拜访父亲的同辈，让孩子从这些长辈的忆述中多认识他们的祖父。1995年他还带儿子出席《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推介会，薛永黍是书中所列的历史人物之一。

尽管父亲当年的一些政治观点现在看来也许有点争议性，但薛承明认为，他的为人处世有许多值得家人和后代学习的地方。



## 印象中的父亲

薛永黍祖父曾是清朝官吏，他出生的金门珠山乡富裕者多，又重视教育。薛永黍是第一个留学海外的金门人。他在家乡念完书后到福州英华学院升学，毕业后到美国深造。

在薛承明印象中，父亲生活洋化。他爱吃面包和乳酪，爱拉手风琴和吹喇叭，爱听西洋音乐。他生前家里就收藏不少唱片，第一任太太也是爱好音乐的美国留学生。

薛承明记得：“父亲每天都会带一份《海峡时报》回家。我就利用这份报纸学习英文，碰到不明白的地方就问父亲，父亲总会耐心地为我解答。父亲也记得别人对他的好，比如买瑞士卷回家给家人当点心时，学校工头的子女也一定有份。当年瑞士卷可是下午茶的好料。其实父亲很节俭，午餐可以是一杯咖啡加一片烤面包。”

虽然工作忙碌，薛永黍会设法腾出时间陪陪孩子，比如带他们到郊外游泳；到美世界吃豆饩；到戏院看戏。薛承明最记得的是父亲带他去看《百万雄狮下江南》，那是一部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国的纪录片。

除了工作，薛永黍也经常受邀在社团主办的婚礼上当证婚人，由他证婚的就包括企业家黄祖耀。

薛承明说：“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值得敬仰和怀念的长辈。”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 The unforgettable principal of Hwa Chong Recollections of See Seng Min of his father Sy Eng Su

Time flies. Established in 1919 and now already 6 years as an express integrated programme school, Hwa Chong Institution will be celebrating its 100th anniversary next year. Hwa Chong has produced innumerable elites, and is now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of solid repute. Established by the diligence and efforts of many, especially the founder Tan Kah Kee, there were many commendable contributors, one of which is the 10th principal Mr. Sy Eng Su, aka Sy Ong Sway (1889 – 1951). It was from his eldest son, See Seng Min (78 year), who shared his collection of newspaper cuttings and memorabilia, we can now reacquaint ourselves with his admirable work.

Sy Eng Su, from Fujian Province, JinMen County, had his early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graduating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in Education and a Masters Degree in History. In 1937 with the recommendation of a fellow countyman Tay Koh Yat, he was appointed the Principal of Hwa Chong. On assuming the post, he abolished the old style of management, especially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established a liberal and open wall newspaper. Also permitted the students to self-manage their hostels, food selection, free choice of their daily livelihood and encouraging open notice boards for their views. Teachers were recruited for their dedication and diligence regardless of political leaning. However, teachers must adhere strictly to the rule that no politics are allowed in the classrooms. There were claims that Sy was reputed to be the “overseas Cai YuanPei”.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hairman of Hwa Chong Lee Kong Chian re-appointed Sy as Principal to rebuild the school.

Sy was extremely public-spirited in nature, rallying the students to support Tan Kah Kee's call to fight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Just before the fall of Singapore, he also campaigned openly for teachers' severance pay to adequately meet living costs. In 1938, together with Gao PeiShan and Zhang MingCi, he established a Teachers Union to improve the welfare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nd assist students in further studies in China. In 1948, because of Sy's approving students from Hwa Chong and Nanyang Girls High to hold a “May 4th Movement” commemorative gathering in Hwa Chong's assembly hall, incurred the wrath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who demanded that Sy stop the gathering. Sy stuck to his principle, rather to resign than to rescind his approva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d no choice but to accept his resignation.

From 1937 till 1948, during this 11 years as principal of Hwa Chong, Sy was much beloved and respected by both students and staff. See Seng Min showed several school magazine articles and photographs all extolling the dedication and humane virtues of Sy. In particular, teacher Shen WenBing recalled the three post-war years from 1946 – 1948 were glorious years in Hwa Chong's history; examples of which included the first Boy Scout troop in a Chinese medium school, teaching in English which produced excellent bi-lingual students, and lead in sporting achievements. Another great teacher, Ye FanFeng recalled Sy's great spirit from patriotism for China and loving care for his students. In fact, both Ye and Xue were cellmates in prison for the “Kun Xing Incident”.

### Kun Xing Incident

Had Sy Eng Su been alive today, he would be 127 years old, but he passed away aged 62 years, on 10th November 1951 at the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67 years ago.

In an early morning on 25th June 1950, a troop of police arrested Sy and he was never to set foot in his home again. At that time, Sy was Manager and Treasurer of the Kun Xing Rubber Trading Company, after having resigned as principal of Hwa Chong.

The 1950's was a period when the Korean War was at a peak. A group of businessmen decided to support China's fight with USA by supplying to China a shipment of much-needed raw rubber, which was an embargoed material. It was a highly risky undertaking. The British were naturally allied to the Americans and enforced the embargo. On 12th April 1951, the British airforce spotted the freighter Nancy Moller near Hainan Island. The vessel was carrying a cargo of rubber for the Kun Xing Rubber Trading Co. destined for China. All 15 crew members on the vessel were arrested, amongst which was Sy Eng Su. His health was good at that time, but developed stomach ailment in the harsh conditions when detained. He was denied for medical treatment in spite of repeated reque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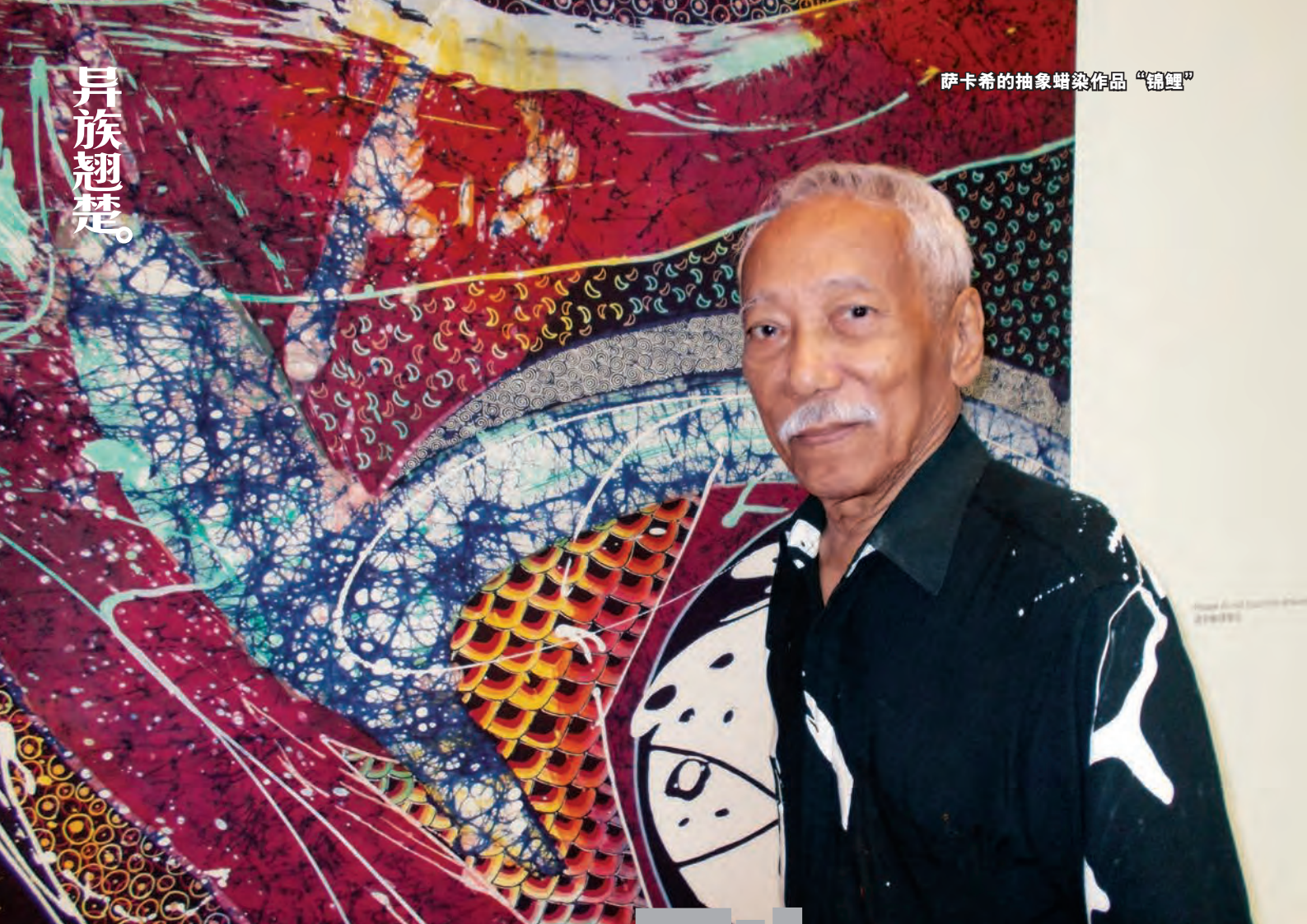
His condition worsened intolerably, until all the cellmates petitioned for his treatment or they shall go on a hunger strike. Only then, the prison authorities relented and transferred Sy to SGH. Sadly, he passed away after a few days in hospital. His funeral was attended by hundreds, even mourned by inmates in Saint John's Island and thousand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Zhong Shan Memorial Garden in Beijing.

See Seng Min recalls, “My father was married twice, his first wife also had an education in USA. Because she bore no children, father remarried Yang LianYe. She is 100 years of age and bore him two boys and three girls, of which I am eldest.” When Sy Eng Su was principal of Hwa Chong he was provided with a family quarters in Haw Par Building within the school's compound. After he resigned, the school workers constructed an attic house for them, which is near the today's swimming pool. The family's tight financial circumstances were alleviated with help from Lee Kong Chian and Zhuang Pi Tang, and a donation of \$2000 from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In addition, Hwa Chong provided free secondary education to the children. His mother worked as a seamstress to supplement the family income.

Sy Eng Su left a strong legacy which is rich and memorable. Seng Min often reminds his children of their grandfather's contribution. In 1995, he brought them to the launch of the book “Famous Historical Figures of Singapore Chinese” in which Sy Eng Su was featured.

See Seng Min concludes, “My father was a personality who won the respect and admiration of his peers.”

Translated by Kwan Yue Keng



# 从玩具飞机到蜡染艺术

## 访扬名国际的蜡染画家萨卡希



文图·吴明珠

**有**时候一件小玩具能激起一个小孩子的好奇心，触动他的想象，引发他对创作的兴趣。蜡染艺术家萨卡希·萨伊德 (Sarkasi bin Said) 的经验就是最好的印证。

萨卡希生于新加坡。在他3岁的时候父母离婚，祖父母把他抚养成人。5岁生日那一天，祖父送他一架玩具飞机。这一架小飞机以手工制成，完全没有用钉子，萨卡希觉得很神奇。他很喜欢这一件精巧的玩具飞机，

从此对手工制作的精品很感兴趣。再加上年少时帮忙祖母售卖蜡染服装以帮补家用，对鲜艳的图案和色调非常敏感，逐渐萌生了绘画的兴趣。

现年78岁的萨卡希以蜡染画著称，老当益壮，作品不断。去年9月至今年6月，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美术馆展览他11幅蜡染画。他和次子Ika Zahri Bin Sarkasi今年6月在淡马锡工艺学院的画廊联合举办蜡染画展。笔者6月在国大的美术馆访问了画家。

## 写实与抽象兼佳

国大举行的画展取名“变动”(“Always Moving”)。展出的作品呈现萨卡希写实风格和抽象风格的蜡染画,观众可从中一窥他不断变化的画风。其中大部分是笔触豪放的抽象作品。受访时画家身穿一件蓝白两色抽象图形的蜡染上衣,精神奕奕,说话声音洪亮。

展出的几幅作品如2000年创作的《沿海森林》(Marine Forest)以大红色为基本色调,奔放的笔触、火辣的形象令画面布满热情。另一幅于2017年创作的《森林》(Forest)以灰色为主调,营造较为平和冷静的氛围。1997年创作长轴形的《长寿锦鲤》(Longevity Koi)以半抽象的形象,鲜艳的色彩描绘锦鲤,不乏一股喜气。

蜡染画家一般先在白布上用软毛画笔勾勒形象,上色,然后用一个尖嘴形状的铜质或银质的笔状工具勾勒。铜笔上面附有一个装蜡的小盒,一点点的把融了的蜡沾在图像上。蜡的作用是固定颜色。之后整块布料根据颜色的多寡反复上蜡和染色。

萨卡希喜爱大自然里的草木花卉;他乐于将五颜六色的花卉和郁郁葱葱的森林融入他的蜡染画中。他说:“自古以来大自然就一直在呵护着我们,给我们最美丽的花。我们如果懂得欣赏,照顾大自然,就等于在

对阿拉说声谢谢,因为大自然是阿拉的创作。”

有能力捕捉花卉的神采更是一大乐事。如何塑造形象?萨卡希说:“你可以用写实的方式描绘花卉或者将他们的型貌抽象化。”他个人偏好抽象风格,他说:“把大自然中的花卉和文化图像转化成抽象的图形是很快乐的事。”

## 富有现代艺术感的蜡染画

萨卡希的蜡染画备受画评家的赞赏。我国资深的艺术评论家 T.K. Sabapathy 曾经撰文提出萨卡希的蜡染画勇于创新,有丰富的现代艺术韵味。

萨卡希强调蜡染画创作是一门包含多重知识的学问。画家必须懂植物学和文化知识,不同的植物在传统马来文化有不同的意义,人们衣服上的蜡染设计也不同,弄错可不是小事。“马来青年女子平时不穿蜡染服装。她们要找对象时会穿上某一种图案的蜡染服装。年长的男人穿的设计又不同,参加葬礼的人穿特别的图案和颜色。”

“各种文化中的物象带有‘象征’意味,一位好的画家必须了解这些物象所蕴含的意义。众所周知,乌龟在华族文化中象征长寿。”

为了增广见闻,萨卡希不畏辛苦,到处旅游。他跑



以淡色为主的“沿海森林”(Marine Forest)



萨卡希以鲜艳的颜色描绘“森林”(Forest)

遍亚洲各国，也到过欧美，跑得最多的当然是印尼的爪哇——他父亲的家乡。著名的梭罗河及Sarangan是他最难忘的地方。

“我记得60年代曾经坐当地人的罗厘车18个小时，从雅加达一路坐到巴厘岛。印尼是一个富饶的国家，印尼人很热情、善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60、70年代民情质朴，家家夜不闭户。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了。”

萨卡希认为蜡染艺术最困难的不是经营的过程而是动笔之前的构思。“创作概念，要表达什么哲学和主题，怎样去表达是最关键的因素。有了概念，下笔就容易得多。”

## 到蜡染艺术的家乡求艺

萨卡希年少时帮忙祖母售卖蜡染衣服以帮补家用。每天接触花花绿绿的蜡染服装，对图案和色调非常敏感。他在中学的表现并不差，但是他渐渐感觉艺术在召唤，于是在16岁那一年毅然停学，转而当街头艺人。每天他一大早起身，骑着脚车到全岛各地画画，把大自然的各种风姿收入他的水彩画和油画里。因为作品水平蛮高，在欧籍人居住的Bartley和Gilstead Road一带备受欢迎，水彩画和油画卖得不错。

帮祖母卖衣服只能赚取收入却没机会学蜡染的技术。60年代的某一天他在偶然的机下进入一间画廊参观，发现一幅用蜡染技术创作的画，画家是一位意大利人。他惊叹意大利人竟然会用他们马来人传统的技艺。

身为爪哇人，萨卡希决定回去故乡寻找传统的艺术。他意识到单单创作油画和水彩画不够。于是他漫游印尼各地区。其中令他最难忘的旅程是到访父亲的家乡Karang Malang。他印象中的梭罗河很美丽。除了在印尼各地的蜡染工厂学习，他也幸运的在著名艺术家Pak Aznam Effendy教导之下学习蜡染艺术。Pak Aznam Effendy是雅加达著名艺术学院Yayasan Akademi Senipura Nasional的一名画家兼讲师。

游学回来以后萨卡希一边卖蜡染服装一边磨练基本功。那个时代，蜡染服装在中产阶级的马来族群里很受欢迎。

## 为新加坡服装设计胡姬花图案

70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让萨卡希声名鹊起。当时



全国职工总会正在寻找一个能代表新加坡特色的服装图画，公开向全国征求作品。萨卡希创作的胡姬花获选。大事宣传的结果，让他的作品备受欢迎。他于是和几个朋友合资开一间服装店，专门售卖印上他作品的上衣、领巾、围巾等等。由于他的艺名是Tzee，服装店取名为Tzee Creation。艺术作品走红，萨卡希在艺术圈里被称为“蜡染之王”(Baron of Batik)。Tzee Creation营业近50年。所制作的服装不但内销，也出口到东南亚其他国家。

有人批评他的作品通俗和商业化。萨卡希的反应是：“我创作的目的是通过我的作品把蜡染艺术的美学和知识传达给我的欣赏者，让他们从中得到乐趣。”

他强调：“蜡染画并不只是一种工艺。优秀的蜡染作品包含有一个民族的生活哲学，历史和美学。一幅成功的蜡染画能细致地反映这些内涵。”

## 蜡染画破健力士世界记录

2003年5月，萨卡希创作的一幅长达103米的蜡染画创下健力士世界记录，是全球最长的蜡染画。2014年，人民协会配合一年一度的妆艺大游行推出印上萨卡希的胡姬花的地铁卡。

除了创作，萨卡希在70到90年代积极通过蜡染工作坊到学校和戒毒所传授蜡染画制作技术。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Ika(50岁)跟他习艺多年，现为专业蜡染画家。女儿Imelda(36岁)也是蜡染画家，两人经常到学校举办蜡染艺术工作坊，教导学生。偶尔他们也接受订购，为个别的顾客创作并制作4到5米长的蜡染布料。

萨卡希曾是Modern Art Society 及Malay Modern Art Society的委员。他曾荣获艺术团体The Association of Artists of Various Resources颁发的成就奖，我国主流马来文报Berita Harian颁发的年度成就奖及1981年在美国举办的萨拉索达艺术展(Sarasota Art Exhibition)颁发的最佳外国作品奖。

萨卡希认为：“艺术欣赏能力对于一个艺术家是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现今许多年轻人对蜡染艺术缺乏了解，令人觉得可惜。”

Imelda说：“我很幸运跟我父亲学蜡染，现在我能把珍贵的马来传统艺术保留下来，传授给年轻人，是一件好事。”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 FROM TOY AEROPLANE TO BATIK ART AN INTERVIEW WITH BATIK ARTIST SARKASI

Sometimes a toy can ignite the imagination of a child and arouse in him the interest to create something. The life and work of Batik painter Sarkasi bin Said testifies to this fact. Sarkasi's interest in handicraft work was aroused when at 5, his grandfather gave him a toy aeroplane that was constructed without using nails. He was fascinated with this delicate toy and became interested in art work. While growing up, he used to help his grandmother sell batik clothes and the colours and patterns of these clothes enhanced his interest in painting.

At 78, Sarkasi works incessantly. Eleven Batik paintings by him were exhibited at the NUS Museum from September 2017 to June 2018. In addition, the art gallery of Temasek Polytechnic also held an exhibition of Batik paintings by him and his son Ika Zahri Bin Sarkasi in June. Titled "Always Moving", the exhibition at NUS Museum displayed Batik paintings by Sarkasi which are done both in the realistic and the abstract styles. It chronicles the changes in his style over the years.

Batik painting involves a process of using a piece of cloth immersed in rice water, on which patterns are traced with a copper or silver stick equipped with liquid wax. The wax is dropped onto the patterns and colours to prevent the colours from running. Then the whole cloth is soaked in dye several times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colours. After dyeing the painted cloth is dried under the sun. This is called "canting".

Sarkasi often paints flowers in various images. He feels that nature has been good to us, giving us beautiful flowers and we ought to protect it. Sarkasi favours Batik painting in the abstract style. Transforming flower and other cultural images into abstract forms gives him great pleasure. His paintings have been praised by established art reviewer TK Sabapathy for their contemporary and innovative streak.

Sarkasi stressed producing a Batik painting involves knowledge of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that of botany and culture. Different motifs are worn on different occasions.

Sarkasi has been travelling widely. He had visited various regions in Java and had learned Batik production from Pak Aznam Effendy.

In the 1970s when NTUC was looking for a symbolic design to be printed on Singapore's national costume, Sarkasi's orchid was picked and that brought him nation-wide fame. He opened a shop named "Zee Creation" to produce Batik clothing items. "Zee Creation" operated for nearly 50 years.

In May 2003, a Batik painting by him which measures 103-meter long entered the records of Guinness World Records as the world's longest Batik painting. In 2014, the People's Association launched an MRT card printed with Sarkasi's orchid motif together with the annual celebration of the chingay parade. His daughter Imelda and son Ika are both trained in Batik painting and visit schools to conduct workshops on Batik art. Sarkasi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artistic appreciation for a Batik artist.

# 滑铁卢街： 多元族群的印记



文图 · 李国樑

2018年10月14日，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组织120人团队，由笔者和另外三位博物馆的中文义务导览员跟大家一起逛滑铁卢街(Waterloo Street)，并品尝到百闻不如一见的犹太洁食餐。

滑铁卢街的命名是纪念英国人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了拿破仑，至于俗称四马路则是依据小坡七条马路来排列。四马路观音堂、旁边的兴都庙、广场上打着大伞的鲜花摊位和组屋楼下的海产店都是大家熟悉的街景。四马路还有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犹太人留下来的百年建筑。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特殊性，为我们提供了回眸小坡的民间风貌的平台。

## 观音堂佛祖庙

滑铁卢街的观音堂佛祖庙俗称四马路观音庙，创建于19世纪末。当时来自广东揭阳的“南山上人”(李南山祖师)在梧槽路行医济世，富商陈两成受到感召，捐献了四马路这片土地兴建斋堂，1885年落成，由李南山祖师弘扬佛法。30余年后，李南山祖师另创如切观音堂(天爵堂)，土地同样是由信徒捐献的。

四马路观音庙供奉的并不是一般人熟悉的白衣观音，而是十八手臂的准提菩萨(准提观音)。正殿的观音像后面，还有一尊英军从北京颐和园抢回英国的如来佛

祖(一度被丢弃在伦敦的花园里)。

新加坡的华人和海峡华人斋堂都是供奉准提观音的。四马路观音庙原名天德堂，是新加坡最早成立的斋堂之一。李南山祖师乃先天道(先天大道)南山系最高级位的“十地祖师”，道众尊称为“大老师”。他以天德堂为东南亚斋堂的行政中心，并支援新马各地约30间斋堂的创建与重修，譬如四马路和如切的“乾坤堂”(“乾”和“坤”分别指男性和女性斋堂)。

四马路观音庙香火鼎盛，每逢节庆都是人山人海。大年除夕，信徒有插头柱香的习俗，午夜12时一到，等候多时的香客争先恐后地把一柱虔心香插在庙前的大香炉上，期望合家大小来年称心如意。

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诞辰、六月十九观音修道日及九月十九的观音成道日都是观音诞，也是善男信女祈福的日子。农历正月二十六则是观音开库，观音庙大开“库房”，让信徒借红包讨个好运，隔年加倍奉还。

约半个世纪前笔者在新加坡河畔居住的时候，年初一凌晨，我们和左邻右舍一块儿散步到观音庙，祈福后提着大香走回家。半夜三更的路上人少车稀，香火闪闪下走得格外悠闲。欠债不欠过年，心结也不拖过年，平时同屋共住所引起的摩擦与不快都在这一夜的说笑声中消除了。咱们街坊邻里，就这样一起走了十多年。如今

除夕夜到四马路观音庙，成为我和老伴怀旧的情意结。

## 克里斯南兴都庙

许多信徒到过观音堂后，会顺便到隔壁的克里斯南兴都庙(Sri Krishnan Temple)前烧香膜拜，成为四马路的文化经典。

这座庙宇创建于1870年，主神克里斯南是三大主神之一的毗湿奴(Vishnu)的化身。毗湿奴身为宇宙与生命的守护神，自然能庇佑信徒排除万难，梦想成真。毗湿奴的坐骑大鹏鸟(Garuda)守候在大门左侧。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记载，大鹏鸟发现母亲是蛇族的奴隶，得到毗湿奴赐予永生不死后，以蛇为食，为母亲争取自由。

至于大门右侧的猴神哈努曼，相传有飞天遁地的能力，腾云驾雾，移山倒海都难不倒他。哈奴曼哇哇落地时见到太阳，甚至一把抓到手中，准备吞下去，把众神都吓坏了。

## 史丹福艺术中心

兴都庙前的史丹福艺术中心为本地的文化艺术界培养了后起之秀。艺术中心的前身史丹福女校，是小坡众多学校之一，为战后的新加坡提供女子教育。这栋建筑物原为1931年落成的“日本小学校”(Japan Elementary School)，山花楣式上的太阳雕刻跟日本海军的旭日旗几乎同出一辙。附近还有其他日本人留下的建筑，例如1940年的Doh Jin Hospital(后来的密驼路皮肤医院，现TMC校址)，苏菲亚山的日本牙医民居等。

密驼路是战前日本人聚居的地方，有“小日本”之称。早在1870年左右，日本商人和妓女已经下南洋，在现今的武吉士广场(Bugis Junction)一带做生意，附近居住的车夫苦力成为客户来源。日后商船水手到这一带寻花问柳，带动了小坡的繁华。

这里也是日本人的万国情报站。英国文件指出：“新加坡正变得越来越像日本间谍的温床”。据说清朝末年发生在中国的日俄战争，日本就是在新加坡收集到俄罗斯调动波罗的海舰队的相关情报，早就拟定好作战计划，将舰队击垮的。这些情报员对于二战侵占新马的部署同样显得举足轻重，被英殖民地政府盘问时，不惜服食大量氰化物或跳楼自杀。

追溯起来，日本军队早在一战的年代已经登陆新加坡。1915年驻守本地的印度军团叛变，日本派遣300多名军警搜捕叛军。日军能够光明正大地踏上属于英国的领土，



香火鼎盛的四马路观音庙。观音堂佛祖庙原名天德堂，初成立时是一间男性斋堂



克里斯南兴都庙(Sri Krishnan Temple)外有个香炉，让到过观音堂的信徒顺便到兴都庙膜拜



史丹福艺术中心的原建筑为日本小学校(Japan Elementary School)，山花楣式上的太阳雕刻跟日本海军的旭日旗几乎同出一辙



彩绘玻璃是天主堂的百年文物，由华人教徒捐献

关系到当时的《英日条约》：任何一方在远东受到他国攻击时，另一方有义务出面相助。日本依照条约伸出援手，开启了移民的先河，亦为日后新加坡沦陷埋下伏笔。

## 天主堂

19世纪初，法国的传教士已经紧跟着英国的步伐来到新加坡，创建服务本地社稷的天主教会，包括市区的善牧主教座堂(对象为华人与印度籍天主教徒)、圣婴女修道院(创建女校与孤儿院)以及武吉知马的圣约瑟教堂(对象为种植园员工)。鸦片战争后本地人口激增，法国传教士另外创建天主堂和露德圣母堂。

1870年落成的天主堂(Church of Saints Peter & Paul)乃善牧主教座堂的“姐妹堂”，据说时任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还拨款建造了墙体。十多年后小印度附近的露德圣母堂落成，印度信徒转移阵地，天主堂专为华人天主教徒服务。天主堂甚至成为法国传教士学习中文的场所，掌握好语文能力后才续程前往中国。

教堂内值得一睹的百年文物包括法国制造的彩绘玻璃和19世纪末华人捐款修建教堂的碑记。彩绘玻璃写上捐赠的华人信徒的名字，碑文上的陈奴仔和曾德意是显赫一时的华人天主教徒，他们除了捐款兴建与修复教堂外，也号召其他华人参与，就像当年的传统华人庙宇一样。

## 马海阿贝犹太教堂

四马路有一栋往往被路人忽略的黄色建筑，由于平日重门深锁，更增添了庭院深深的神秘感。这栋1878年落成的马海阿贝犹太教堂(Maghain Aboth Synagogue)，希伯来语的意思是“上帝保佑”。它已经在原地屹立了140年，为犹太社群提供集体活动的空间。

犹太教堂外墙上的六角星也称大卫星(Star of David)，是识别本地犹太人建筑物的标志。附近密驼路和实利基路有两座犹太人建筑，外墙上同样有显眼的六角星。六角星的来源有不同的传说，其中一个说法是它乃大卫王的盾牌。大卫王统治了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联合王国，成为以色列王，因此六角星成为犹太文化的标志。

由于犹太人是被恐怖袭击的高风险群，所以闹市

中的犹太教堂保安严谨。教堂的最大特色是跟回教堂一样，完全看不到偶像和画像，那是因为犹太教相信神是没有实体的。犹太教信奉圣经旧约，用羽毛写成希伯来文的旧约《摩西五经》卷轴，存放在银制容器内，特别节日才由称为“拉比”(Rabbi)的教士取出来为信徒讲解。

本地的犹太社群属于小众。19世纪来到新加坡的第一批犹太族群为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源自巴格达地区，他们于印度加尔各答与本地经商，有些在新加坡定居下来。随着苏伊士运河通航，欧洲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开始移民本地。他们多数居住在市区，随着东部的发展，有些搬迁至Frankel Avenue一带。目前新加坡有约两千名犹太人，多数源自欧洲。

约一个世纪前，欧洲系犹太人爱因斯坦从德国前往日本演说时在新加坡停留，为希伯来大学筹款，隔年过境时又在新加坡逗留了一天。这位以“大爆炸”与“相对论”启发了人类对宇宙起源的探索的物理学家二度路过新加坡，一时传为佳话。

接待爱因斯坦的，不外是被誉为远东“最富有的犹太人”Menasseh Meyer(加东的Meyer Road以他命名)。他以“犹如皇宫”的豪宅接待爱因斯坦，让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与爱因斯坦会面的宾客中，包括当年只有14岁的马绍尔(David Marshall)。多年以后，马绍尔参与摆脱殖民地统治的政治活动，组织了政党劳工阵线，于1955年担任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率领新加坡代表团到伦敦展开独立谈判。谈判失败后他辞去官职，另创工人党。这位闻名遐迩的律师退休后接受时任总理李光耀的邀请，做了15年的驻法国大使。

犹太教徒严格遵守旧约圣经的613条戒命，饮食也不例外。犹太教徒的洁食餐(Kosher food)比回教徒还严格，“凡走兽中偶蹄，有趾及反刍的，你们都可以吃。”也就是说，牛、羊、鹿都可食，兔子和猪都不可食。至于海产，“凡是水中有鳍有鳞的，不论是海里的，或河里的，都可以吃。”按此规则，大多数鱼类都可以食用，无鳞片的鲨鱼、鳗鱼、鲶鱼等则不能成为盘中餐。

屠宰动物的时候，屠夫除了技术高明外，还必须从信仰的基础上不让动物受苦。屠夫使用又薄又锋利的屠



刀，一刀割断喉管，减少动物死亡前的痛苦。事后必须检查尸身，符合食用标准后才能放血。

犹太教徒进餐的一大禁忌是肉类和奶品不可一起烹煮或同时食用，它们的进食时间必须相隔6小时，盛载过肉类的容器必须24小时后才能盛载奶制品。一般上，犹太教徒都把盛载肉类和奶品的容器分开使用。

纵观四马路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不难发现各族群所拥有的共同特色就是社会良知。不论是单纯照顾同乡人或大爱无边的博爱情怀，都为社会提供了前进的动力。这趟文化之旅，让我们深深感受到老建筑背后有许多故事，它们凝聚了民间沉淀的记忆，也是彰显新加坡文化魅力的所在。

#### 主要参考：

1. 苏芸若，“新加坡芽笼区先天道斋堂调查”，《田野与文献》第八十七期，2017年7月15日。
2. 许源泰，《沿革与模式：新加坡道教和佛教传播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联合出版，2013年。ISBN 978-981-4504-82-9。
3. Bonny Tan & Valerie Chew, “Maghain Aboth Synagogue”, Singapore infopedia,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Accessed 3 September 2018.
4. Joanna HS Tan, “Church of Saints Peter & Paul”, Singapore infopedia,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Accessed 7 September 2018.
5. Maghain Aboth Synagogue 解说员口述记录，2018年9月4日。
6. Remember Singapore, “Singapore’ s Street of Religious Harmony (Part II) - Waterloo Street” ,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17/11/25/waterloo-street-places-of-worship/>. Accessed 6 September 2018.
7. Show Ying Ruo, “CHINESE BUDDHIST VEGETARIAN HALLS ZHAI TANG IN SOUTHEAST ASIA: THEIR ORIGINS AND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 The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28.
8. Thulaja Naidu, “Sri Krishnan Temple” , Singapore infopedia,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Accessed 5 September 2018.

**(作者为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组特邀执委)**

## Locating the multi-races imprints in Waterloo Street

In mid-19th century, the Municipal Council renamed a road in the city from Church Street to Waterloo Street. This is to commemorate the famous Battle of Waterloo in 1815, in which the British-led allied army scored a decisive victory over Napoleon Bonaparte’s French army.

However, the local Chinese decided to name the parallel roads in the vicinity in numerical order. Waterloo Street was therefore known as the “Fourth Road”.

Kwan Im Thong Hood Cho Temple (the Hall of Guanyin) is probably the most famous heritage site along Waterloo Street.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conic Chinese temples in Singapore and continues to attract numerous visitors. Many visit the temple during the birthdays of Guanyin and other important festive seasons. For instance, tens of thousands of devotees would flood the temple to offer prayers for an auspicious new year.

The temple was established by Master Li Nan Shan as a zhaitang (vegetarian hall)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t was originally given the name Tian De Tang (Hall of Heavenly Virtue) and is one of the earliest vegetarian halls in Singapore. Tian De Tang suppor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other vegetarian halls in the peninsula, and held a religious administration role in Southeast Asia.

The temple is dedicated to Cundi Bodhisattva (Cundi Guanyin) who appears with eighteen arms on a lotus. Cundi Guanyin is commonly worshipped in vegetarian halls which are rooted on a special branch of Buddhism called Xian Tian Dao (Way of Former Heaven) founded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n this region, vegetarian halls complemented the government effort by providing living quarters and care for those single elderly.

Sri Krishnan Temple next to the Hall of Guanyin was established even earlier in 1870. There was a large Hindu migrant community living nearby. Interestingly, many Chinese devotees also light joss sticks outside Sri Krishnan Temple after praying to Guanyin. It shows how we share in one another’s beliefs and culture, leading to a sense of community and mutual respect among Singaporeans of diverse religious and ethnic backgrounds.

Directly opposite Sri Krishnan Temple is the façade of the old Stamford Girls’ School. It was initially home to Singapore Japanese Preparatory School established in 1931. The pediment on the building shows a rising sun which closely resembled the naval ensign flown by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ships. Prior to the war, Japanese community lived in Middle Road vicinity. Many of them also served as intelligence agents but disguised themselves as medical practitioners, businessmen, photographers and prostitutes.

The Church of Saints Peter & Paul was established by French missionaries for the local Chinese and Indian Catholic followers. When another church was built adjacent to the Rochor River for the local Indian about 20 years later, the Church of Saints Peter & Paul became exclusively for the Chinese. It was also served as a Chinese language centre for the French missionaries prior to their onward journey to China.

The main attractions for the church are its century-old stained-glass windows imported from France, and the stele inscribed with Tan Neo Keah, Chan Teck Hee and other Chines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urch and encouraged others to donate to the cause.

The Maghain Aboth Synagogue (Shield of our Fathers) may be a stranger to many passers-by. The 140 years architecture built with the aid of an influential Jewish businessman Manasseh Meyer. It is an important religious and social centre for the local Jewish community.

The first wave of Jewish immigration to Singapore was Jews of Baghdadi origin. These Baghdadi traders were travelling between Calcutta and Singapore. With the opening of Suez Canal, Singapore saw an increase of Jews of Ashkenazi origin. Currently there are about 2,000 Jews staying here, many of whom are recent Ashkenazi migrants from Europe.

Preparation of Kosher meals must conform to the Jewish dietary regulations. For example, pig and hare must be avoided. Slaughtering of animals is usually executed by a trained person. The knife should be razor-sharp and must be checked before each killing to ensure that it has no irregularities. The meat is deemed non-kosher if the cut is too shallow and may cause pain to the animal. As expected, our friends of SFCCA were treated with sumptuous Kosher meals at the end of the tour.

# 消失的华校

## 我在南安学校



第十三届毕业生及董事、教师在南安学校校舍前合影(左六为洪芳嫫校长、左四-五分别为杨素心老师、陈良琬老师、后左一为作者)



文图 · 唐金华

**托** 蔡澜妈妈洪芳嫫校长的福，我成功地由淡滨尼的明伦学校转校到她任校长的南安学校执教，那是1962年初的事。

之前，我在巴耶里峇民用机场边沿的明伦学校任教，因机场保安和扩充的关系，土地被强制征用，明伦和附近的启华学校也被迫停办。当时洪校长的南安学校正好有空缺，我立刻被邀请加入南安学校的教师团队，继续教学的生涯。直到1975年12月，因数次不知名的

火患，土地被政府强制征用，像其他许多当年的华校一样，南安学校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

### 留在心头的南安学校

南安学校座落在乌桥头恶名昭彰的阿福路，当时被称为新加坡的“芝加哥”。阿福路直接通往目前的大巴窑，里面还有海南人办的培达学校。路的两旁有密密麻麻的锌板屋、杂货店、小工厂、贸易公司和咖啡店等。

# 的那些年



其中最出名的是祥和饼干厂。这一带杂乱无章，进出的小路弯弯曲曲，纵横其间。住户不计其数，火患时逃生不易，灭火更难。陌生人在里面行走，犹如进入迷宫。入夜时，外人或计程车都不敢随便深入阿福路内部。

南安学校由财力雄厚的南安善堂主办。它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目前大巴窑2巷教堂附近的旧校址搬到阿福路3号。它是一栋长方形的平房建筑。前半部是南安善堂，供奉宋太峰祖师。前面有一块长方形的空地，面对阿福路，平时作为学生上体育课的操场，年底则搭了戏台，作为上演老赛桃或老一支香的潮州地方戏和宋太峰祖师庆典的用途。后半部则是南安学校，校门和办公室面向惹兰杜逊，校内树木参天，环境清幽。校舍分

在左右两侧，各有三间课室；中间是天井，空气流通，光线充足，还种有两棵柏树，绿意十足；校舍的左边有一个篮球场和食堂。全校上下午共有12班，因课室不是标准型的，全校上下午班最多只能容纳300多名学生。

当时在马里士他路附近还有多间华文小学，如实用学校、真光学校、培达学校和政府的马里士他山学校及博理学校等。南安学校最靠近大巴窑1巷，位于祥和饼干厂的对面，学生来源较多，但多是大巴窑大智学校、培青学校和培群学校过滤后，成绩较差的插班生，奇难杂症的较多。但我校是有教无类，来者不拒，所以每班的人数已达到饱和。尤其是大巴窑1、2、3、4和5巷的组屋相继落成后，学生人数激增，大有人满之患。大巴窑区内的情况更严峻，有时家长把南安学校当作避风港，一有机会他们便把他们的子女转校回大巴窑区内的学校，令人难受和无可奈何。因校车难以应付要求，笔者特地向国际贸易公司申请一辆大型免费的学生巴士，交给蔡瑛和他妻舅经营，纾解了学生交通的问题。

当时还有不少学生走路上学。早上惹兰大巴窑往来的车辆如过江之鲫，要越过马路到南安学校来，难如登天。因此笔者特地致函陆交局，请求搭建天桥，方便学生过马路，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不久当局来函：连贯后港和汤申路的大巴窑快速公路不可能搭建天桥。我认为这是歪理。为了学生的安全，笔者亲自拍了几张照片连同请求函件，再呈上陆交局。经过一段时间，陆交局终于在祥和饼干厂附近搭建了天桥。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步行上学的学生在七校联合运动会中表现特出，赢得不少奖章。所谓“七校联合运动会”，是由武德小学、振中小学、云峰小学、德义小学、实用小学、建华小学和南安小学组成，在花拉公园运动场总共举行了7届，主宾是惹兰勿剎国会议员陈志成先生。

## 校长、老师和学生

蔡澜的妈妈洪芳娉，担任南安学校校长有20多年。她每天穿着剪裁精致的旗袍，戴着一副金边的眼睛，雍容高贵，很有气质。她上下班备有自己的奔驰专车



作者近日与1964年毕业的南安学校学生合影(前左起：吴来胜、作者、符之忠、后左起：方俊耀、陈忠凤、詹龙翔)

接送，待人彬彬有礼，谈吐风雅，又是潮州人，所以和董事部及家长沟通得十分融洽。每逢佳节，还有家长送来礼品或水果，供老师同享。洪校长有两位干儿子，其中一位是潘国驹教授，另一位则住在曼谷，在唐人街经商，每年都托人送来珍贵的海味。洪校长还有两位“闺蜜”，就是陈良婉和杨素心老师，她们都是令人尊敬的老师。陈老师的丈夫是著名的画家沈楷；杨老师的丈夫则是中正中学的事务主任林祺源，他们的两个孩子林乃田和林乃燕也是新加坡特选中学著名的校长。洪校长的幼子蔡萱也是在南安学校完成6年小学教育。

我被邀请加入南安学校服务后，多数安排担任5、6年级的教学工作，除了华文，也兼教数学和英文。因英文老师短缺，硬着头皮继续教学的生涯，但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满足。因为学生好学、遵守校规，所以学生对待师长十分有礼。那些年是我教学生涯中最快乐和最称心的岁月。

在1962年，初到南安学校时，我担任6年级的级任。班上的同学有不同的背景，有好多是超龄生，也有从唐山来的插班生，如郑佩韶、杜家道和陈镇安等。也有土生土长的，如侯爱兰、何书玲、林玉英和张淑贤等。武吉班让正华学校林校长的儿子林树鼎也在班上，他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我还选他做班长。其他我还有印象的有陈镇鹏、劳天赐和张益辉等。在年中考试后，林玉英和杜家道因成绩不理想，决定退学。洪校长派我去家访。我第一次家访，和家长交谈了半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和三尺不烂之舌，结果还是徒劳无功，无法说服

学生和家，可谓出师不捷。

我在南安学校服务共14年，洪校长1969年退休后，我被教育部极力推荐接管校政，董事长李禧金和我谈吐很投机，我也尽力为董事部服务，尤其在它搬迁时，帮忙董事部奔跑和办理一些文书的工作，因此被委任为建堂的顾问。担任了学校的行政工作，才领会到人在江湖，冷暖自知，有苦也有乐。

60年代，我校缺乏合格的英文老师。到了60年代末期才争取到三位合格的英文老师，他们是何自强，吴春英和陈祝临，尤其何老师很有耐心和爱心，忠于职责，很受学生的爱戴。老教师相继退休后，新加入的有徐有德和卢传钦老师。全校的老师除了一位英文老师未经师训外，其他的都是合格教师。到了70年代，徐老师和卢老师离职加入政府学校，我特地邀请陈彬川、方芳仪和李朝宏三位老朋友加入团队，加上原有的李遴春、夏满莲和庄英平等老师，他们都很落力教学，自动替高年级的同学额外补课，因此会考成绩进步神速。家长和董事部都对团队表示十分赞赏，每年教师节和节日都宴请老师和校工。

我校的文化气息很盛，洪校长是才女；前书记余克璇(笔名谢克)是文艺界的名人；李遴春(笔名李涛)和陈源发(笔名陈凡)都是辛勤的写作者，各有建树。我觉得60年代的学生很有人情味，尤其是被我处罚过的同学，如陈欣荣、陆赐亮和同班的符之忠、陈来顺等时常在香港仔点心店招待师生。詹龙翔、陈忠凤、张桂珍、侯爱兰、吴来胜和赖培英等也数十年如一日，保持联系。此外，68年小6毕业的方祯祥和沈建发两位每年都送我礼篮，令我十分感动，也感到在教育界的付出有了回报，令人心暖。

## 喜忧掺半的往事

有一位姓谢的家长替儿子来报名，出生证写着谢弟弟。咦，怪了，四年级已经有一名同名同姓的男生，父母的名字也一样。我特地到谢家访问，发现他们住在阿福路小河的木桥旁，一间普通的锌板屋，一家有10口。夫妇都是文盲，在文德路的巴刹卖鸡蛋。他们共有8个男孩，最大的名弟弟，其次是二弟、三弟、四弟。到了第5个，他们搞乱了，报生时又叫弟弟，所以一家出现了两个弟弟，然后接下来的是六弟、七弟、到了第八个才取

名为明德。由此可见，鸡蛋很有滋养，要多子多福，就要多吃鸡蛋。

有一位妈妈来替儿子报名，她写的华文名字和出生证有异。出生证的名字是陈姓，而她给的名字则姓郑，牛头不对马嘴。经过详谈后，原来孩子出生时爸爸在航海，由大舅代为办报生手续，技术上误把大舅当作父亲。

4年级有一名同学的成绩非常优异，我查看他的成绩册，发现他从1年级开始，年年考第一。他的家长特地要求和我见面，要把他的孩子转到小坡的名校，理由是搬家了，不方便留在原校。我没有异议，便批准他的要求。不料过了两年半，他又来见我。原来他的孩子到了新校，5年级便考不及格，第二年留班后，还是不及格，被学校开除了。但他不敢让家人知道，每天照常“上课”。到了第3年7月左右，他的父亲才发现前因后果，硬着头皮来要求我重新收容他的孩子。我接到这个烫山芋，一时也有点无所适从，因为全新加坡的学校可能都不会考虑这种个案。我将心比心，毅然接受了这位学生。他在两三个月内拼命苦读，皇天不负有心人，顺利考到小六的会考文凭。

5年级有一名姓张的同学，时常翘课，又没做功课。他父亲是开小酱油厂的，矮矮胖胖，没有穿上衣，正在料理他的生意。我把他孩子在校的情况向他反映。他看了我一眼，说：“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我没有读书也能赚钱！”

6年级有一位学生连续两天没有来上课。众所周知，6年级要参加会考，功课很多，不允许翘课。在家访时，家长说是出花缘。原来这是潮州人的风俗，表示成长为成人的过程。

有一次，总理李光耀下乡访问。事前，学校前后打扫得干干净净，全体董事和师生都不敢怠慢。结果，他来临时只到董事部的办公室和他们交谈几句，茶水和蛋糕都没有碰到，便像狂风一样，消失在人群中。

在南安学校期间，有些事令人难以释怀。

我们的校工洪亚细，清早到校，非常勤奋，打理校内的清洁，敲钟和大大小小的事，一脚踢，做得井井有条。她婚后，生了一个很可爱的男婴，满月后，交给亲友照顾。不久传来噩耗，她的婴儿睡在沙龙时，被窒息身亡。亚细悲恸欲绝，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深表同情

和慰问。之后，几个月学校暂时没有校工。

在70年代初期，我校的前书记李小姐不幸在家中被人谋杀。当时正好是学校假期，我和家人在马来西亚度假。回来后，立刻被刑事调查局请到丝丝街的办公室问话。他们知道其间我在马来西亚，二话不说，便叫我回去。据我所知，其他的老师也被传招去问话，结果查不出究竟，判为悬案。

2年级有一个小女孩名叫安娜，是插班生。她的父母都是东马人，结婚多年没有子女，便领养了安娜。果然，不久她带给义父义母一对弟弟，所以很得他们的宠爱。每天升旗礼她站在最前面，眉目清秀，十分乖巧。9月雨季时，她乘坐校车回大巴窑4巷，雨后水沟涨满水，她踏空掉进大水沟，被冲走得无影无踪。当晚家长来学校查询，我也联络校车司机林源安，报告所知的情况，到了入夜也没有眉目。直到第二天下午，人们在黄埔河发现她的尸体。我和家长一样，感到很悲痛；对一个美丽可爱的小生命突然消失，感到无比惘然和无助。

1969年，新加坡遇到10年一度的大水灾，全岛交通瘫痪，波东巴西尤为严重。我校的桌椅和图书也被洪水蹂躏，到处都是烂泥，损失颇大。之后，在阿福路莫名其妙地一连发生3次火患。有一次，我在傍晚刚好路过惹兰大巴窑，看见学校附近熊熊大火，立刻火速赶到学校，幸好学校没有被波及，但校内挤满了逃生的村民。接着不久，居然又发生了火患。终于，阿福路附近所有的土地被强制征用。正当学校的成绩蒸蒸日上，越来越好时，接到生死令，大家都表示惊愕与无奈，学校只好被逼在1975年12月31日正式关闭，走入历史。

学校关闭前，大量的图书和视听仪器等分别赠送给华侨中学、弥陀学校和芽笼美以美学校。教育部、人事部邱瑞发先生和张庆源先生也曾多次征询我的意见，是否要继续担任校长一职。我经过慎重考虑后，加以婉拒，重新再执教鞭，到中学继续教英文的课程，到1998年法定退休年龄退休，但继续担任代课老师，从未间断。

屈指一算，风风雨雨，有起有落，执教生涯已经56年了。2018年，我已年届80高龄，决定退出杏坛，把时间归还自己，随心所欲，享乐晚年。

**(作者为本地作家、资深教育工作者)**

雕塑表现鸡农向村妇兜售鸡只的情景。该地点在上个世纪50年代是西门路(Simen Road)巴刹



文图 · 符泰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算是东南亚的大城市，半靠转口贸易半靠农耕为生。实龙岗路以竹脚为起点，垂直而上，直到港脚海滩为止，每隔一英里，总有一个小镇。譬如说，六英里处有个颇热闹的小镇，潮州福建人称之为“六块石”，即是客家人广府人所说的“六条石”。

六块石恰好处在三叉路口，巴刹沿着西蒙(Simon)路山坡而筑，巴刹对面是淡滨尼(Tampines)路的起点，向洛阳樟宜方向伸展开去。

我1953年初到新加坡，跟随先母到六块石来找旧邻居。三叉路口有一条大沟渠，沟渠边有一排旧店铺，他就在一间裁缝店工作。

往返坡底的绿色的STC(新加坡电车公司)巴士以巴刹前为终站，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很多，马路两旁有许多店铺。终站旁也是一条大水沟，巨大的青龙木浓荫蔽日，树下第一间是高档理发店，第二间是“吴亚咪”。吴亚咪是身材瘦小的中年潮州人，终年穿件背心短裤，店里摆卖火水炉和大光灯之类的。常常看到他蹲在五脚基，全心贯注修理灯炉和更换零件。

邻店老板娘是大埔人，卖洋货，讲华语，很健谈。顾客与她谈得兴高采烈，问起货品的价钱，问来问去，没有买，就会被她臭骂一顿。海南阿哥在咖啡店摆卖什

# 后港“六块石”

菜饭，他擅长煎pork chop和煮咖喱，尤其是煮血蚶紫茄子咖喱。要一盘五毛钱的蚶茄咖喱饭，可吩咐他淋多一点咖喱汁，味道好得很。食客会唏里哗拉地吃，会吃到一粒饭都不剩。

还记得一间卖洋杂货的小店也代卖邮票，我年轻时常去光顾。偶尔也去旁边那间药材店，为的是买牛皮胶。牛皮胶煮融了，混合玻璃碎，涂在线上，在暑假期间放风筝，和别人的线扯在一起拉割，如果对方的线被割掉了，颓然飘落，自己就感到胜利的喜悦。

罗年(Lowland)路口有座“华英戏院”，放映邵氏院线发行的中英旧片。再上一点，是延陵宗亲会所，旁边有座鳄鱼皮厂，业主是位姓许的潮州人，周边土地好些都是他的产业。旁边那间“人民米店”是他老婆开的。五年前，我和他在实龙岗花园乡村俱乐部的泳池边认识，他已是80左右的人了，人和霭健谈。他说鳄鱼皮厂已搬迁到杜富径(Dufu Lane)，在该行业上，他公司举世闻名，已上市。

到了坡上，是占地颇广的“新民学校”，该小学有教无类，广收学生。如今建筑物还在，改为“半途家”(half way home)，供戒毒者寄宿和学一技之长，比如修理家俱和汽车等。

“新民学校”对面是疏林道(Surin Avenue)，在椰林果树下的农村有千家万户。村民日常走过崎岖小路，为了各种活动到坡下的小镇来。在现今高文(Kovan)地铁站

的“Heartland Mall”的门前，当年正是走入六块石街场的出口处。路边的沙地有一口井，不深，洁净清凉的水却取之不尽。从早到晚总有三三两两村姑来挑水、洗衣和闲话家常，过着十足的市井生活。

沿着淡滨尼路也有一条颇深的大水沟，很直，经过“永泰制衣厂”，流往咸水芭窑。六块石小镇原本是锅底低地，却不曾有过水灾，这可要感谢市镇策划师，未雨绸缪，老早在重要地点，挖了沟渠。

惹兰福财(Jalan Hock Chye)在淡滨尼路的起点，那条红石子路凹凸起伏，下雨凹洞就积水。路边有间枋廊，卖砖石、沙、钉和木块等建材。还从西马来运亚答叶，雇女工在棚下织亚答片。村民买了建材，通常雇牛车载送。两匹壮牛各就各位，车厢建材装妥，那锡克籍车夫举起青竹枝，吆喝一声：“嘿，打你骂你……”竹枝还没打到身上，两牛已举步向前了，颈上铜铃叮丁瑯瑯响着，铃声清脆。

实龙岗路和淡滨尼路交叉处形成的三角坡，是鸡鸭拍卖市场。天麻麻亮，农民从四方八面运来成箩成筐的鸡鸭，在灯火下，喊价声、还价声、加上鸡啼鸭叫，形成充满活力的晨光曲。

现在，那排旧店铺早拆了。在巴刹旧址的路旁，竖立起鸡贩和村妇在买卖时情景的黑色雕像，活灵活现，勾起人们对往日生活的回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支援之家”(The Helping Hand)的工坊及办公大楼。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此座建筑物曾是新民小学的教室



荣美饮食中心所处的咖啡店建于公元1936年，见证了82年周遭人事的变迁

# 唱“风声紧” 说“渡难关”



图文·董艳琴

**刚**刚参加新加坡华族戏曲协会主办的“第三届新加坡国际戏曲节”中现代京剧《沙家浜》的著名唱段《风声紧》的演出，心里真是感慨万千。

这次演出，我们的女生小合唱，除了传统京剧的三大件伴奏，还要面对黑压压的西洋乐队，几方面能配合好吗？会有观众吗？观众们能听懂并有共鸣吗？大家挺紧张的。

随着低沉的黑管声徐徐吹起，小提琴手的拨弦跳跃着挤过来，屏住呼吸，四面八方，音乐把现场团团罩住，深沉而凝重。之后整个乐队排山倒海、声势浩荡地压过来，颇有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忽然，四野静谧，猛然间，悲怆的京胡走入，“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不由人，一阵阵，坐立不安。”就是这个感觉！千头万绪，就在此间，都上心头！压在心底的一字一句，不由分说，随着音乐，忽而若有所思，忽而意志坚定，忽而愁云惨淡，忽而拨云见日，就这么六分钟一路走走停停唱下去，随着“东方红，太阳升”那熟悉的旋律传来，很快唱到最后那句“我定要战胜顽敌度难关”，一声声往上提往上赶，有如钱塘潮，一浪盖过一浪，气势磅礴，昂扬的情绪走向高潮，颇有点气冲霄汉了，气势恢宏的音乐随即戛然而止。音乐、唱词和演唱配合无间，观众们激动地鼓掌，台下座无虚席，演出成功！

经过8个月的筹备，从不敢开口到登台合唱，听到掌声响起，有人叫好，我又渡了一次难关了——通过唱戏，了解戏曲，走近传统文化！

想当初，我曾无数次想过中途放弃，除了各种内外

因，还源自对京剧的敬畏，怕自己唱不好，糟蹋了京剧。由于自身条件所限，往往是哪怕一个字的发音，花了好长时间还不得要领，更别说传达人物的感情、体现京剧独特的韵味了。任何一件事情，要坚持下去，并能有所心得有所成，没有毅力、自律和悟性，恐怕是难以过关的。每次想打退堂鼓时，都是这句“定要战胜顽敌渡难关”坚定了我继续学唱的信心。

为了传承华族戏曲艺术，连负责这次演出的戏曲协会的卞老师每个星期天都风雨无阻、哪怕抱病也坚持口传心授，免费教唱，初学者的我又有什么理由放弃呢？仔细想来，我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多少还是接触了一些戏曲的。

儿时在中国逢年过节时，曾随着长辈连看几天大戏，戏名都很模糊了，记得起的有《百日缘》、《徐九经升官记》等，有的是在剧场里演，更多的是在操场搭个台子唱，大家奔走相告，搬着小凳子就去看，天寒地冻也乐此不疲，间或还有熟人递个烤红薯或炒花生什么的，当时热热闹闹的场景恍如昨日。中学时读鲁迅的文章，其中描写的社戏，就很像小时候的感觉。后来看他写阿Q，他唱着“得得，锵锵！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悔不该，呀呀呀……得得，锵锵，得，锵令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几句话，让这个经典人物样子跃然纸上。大学时修中国古典文学，接触元曲，才开始试着欣赏唱词的精妙，《窦娥冤》《汉宫秋》，多少失意的文人，把他们毕生的精力，倾注在这乾坤无限的小舞台，通过戏文诉衷肠，安抚自己、感动世人。后来忙于工作，我不太有机会专门到剧场去看戏了，更多的是在影视作品里，偶尔听到一两句经典老戏



## 天低云暗， 不由人一阵阵坐立不安。



“第三届新加坡国际戏曲节”交响音乐会小合唱京剧《沙家浜》之“风声紧”

的唱词，如《大宅门》里白景琦经常唱的那段京剧“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这是京剧《挑滑车》中高宠在最后一场的念白，真是画龙点睛！我更关注的是其对剧情发展和人物刻画的妙用；直到去年，看到一位英国历史学者Michael Wood制作的讲述中国上下5千年历史的“The Story of China”，近6小时的六集电视片，通过中华传统戏曲曲艺串场，生动而凝练。除了钦佩这些西方人诠释中华历史的独特视角，其对传统戏曲曲艺在演绎历史中的作用的理解和使用，令我折服。同时，也为自己对这些传统文化的隔膜而惭愧。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尤其在而今戏曲日渐式微，优秀的传统文化亟需传承的时代。走近传统戏曲，学唱的同时，也慢慢了解她的精髓，虽然不容易，但至少是个开始吧。从年初到现在，8个月的时间，我去华族戏曲协会不仅学《风声紧》，还学《空城计》；除了学唱，还练身段。我深深体会到，华族戏曲的举手投足、一字一句，富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迷人的艺术魅力，牵动一代代人的情感，关乎一代代人的命运。

不免想起龙应台写过的一篇文章，她提到有一天在台北特别带了85岁的父亲去听《四郎探母》。因为想到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想必老人喜欢。谁知，当戏演到高潮，四郎深夜潜回宋营

探望老母的片刻，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时，她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原来这出戏、这段唱，让她年迈的父亲想起自己的身世。感同身受、掩面而泣的不仅是她年迈的老父，还有一大批在场的自小离开爹娘、骨肉家园被迫齐抛散的老兵。她说：“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艺术像一块沾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他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

是的，传统文化中的戏曲和其他艺术一样，安抚了我们的灵魂，让孤立的我们，从自己的文化、历史里找到慰藉和认同，找到归属感。在浩瀚的宇宙，悠久的历史中，渺如尘沙的我们，没有文化和传统的凝聚，便似一盘散沙，不堪一击，随风而逝。西风东渐，美丽的华语、经典的戏曲和她们承载的文化，如何在“风声紧”中“渡难关”，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那天演出结束后，一对母语非华语的英国夫妇还特意留下来，礼貌性地寒暄后，热情地讨论戏曲艺术后，一再说，太迷人了，我们的小合唱，简直就是西方歌剧的咏叹调。这是鼓励，多多益善！

**(作者为本地教育工作者)**

# 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转捩点

## 《历史的抉择——“二战”后新加坡华侨争取公民权运动》读后



文·欧雅丽(本刊记者) 图·编辑部

2019年，新加坡将迎来“开埠200周年”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政府早在2017年10月就成立了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组，提前一年多开始筹备纪念开埠200周年的工作。社会各界也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举办各项纪念活动。李总理在2018年的新年献词中说：

早在14世纪，新加坡已经是海上商业中心，但后来逐渐没落，莱佛士爵士于1819年登陆新加坡是一个关键转捩点。他带领新加坡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让新加坡得以成就今日光景。……但我们的发展不是直线向上的，我们经历了不少混乱与破坏，包括战争与和平、经济衰退与繁荣、奋斗与成功。不过我们还是熬过来了，并成为一个人家国家。我们的先辈背井离乡来到新加坡谋生。他们带来了各自的文化与传统，相互影响，交织成丰富而多元的社会体系。这些共同的经历渐渐衍生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一份扎根于新加坡的共同信念。在先辈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打拼时，他们也把这个商业中心打造成家园，最终变成一个国家。

总理的献词中提到了构建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关键在于共同的经历，而对新加坡的华人社群而言，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转换，其关键点在于1947年至1957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发动与领导的新加坡华人争取公民权运动。这

项运动是新加坡华人的政治认同由倾向中国改变为倾向新加坡，身份认同由中国人转换为新加坡人的重要转折点。在今天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年，让国人通过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开创未来的当儿，这项历时10年争取公民权的运动就非常值得花笔墨去书写，让更多新加坡华人了解当年的新加坡华侨如何成为新加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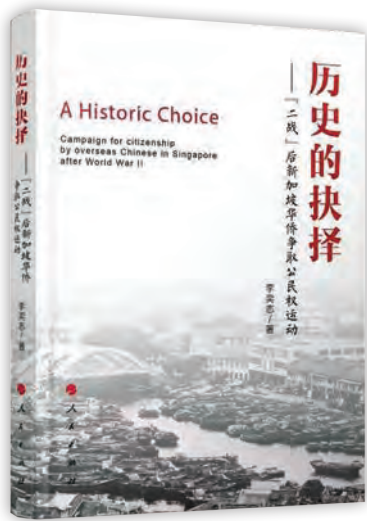
遗憾的是，此前并无专门的著述是以这项运动为考察对象，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一课题。直到今年3月，本地历史研究学者李奕志博士的学术专著《历史的抉择——“二战”后新加坡华侨争取公民权运动》由中国的人民出版社出版，才填补了这项研究的空白。这一重要学术著作的出版恰好是在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前夕，也可谓正逢其时。

本书作者李奕志祖籍广东大埔县，出生于新加坡被日本占领后的“昭南岛”时代。从求学时代开始，他就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1970年代，他就与本地知名的历史学者柯木林、林孝胜等人合著了《石叻古迹》一书，这本书是研究新华社会的结构与变迁的一本重要著作。

李奕志历任香港



李奕志博士



《南华早报》发行总监、中国业务顾问，新加坡《星洲日报》（《联合早报》前身）记者、商业特辑主任，新加坡报业集团报章服务公司企业关系经理、培训经理、发行经理，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导师等职务。尽管他后来并没有专业从事历史研究，但是他有着他那一

代人特有的历史责任感，在获得了英国与澳洲的工商管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之后，他再以七十高龄重返校园，师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曾玲教授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而《历史的抉择——“二战”后新加坡华侨争取公民权运动》一书正是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完成的著作。

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作者本身是这场运动的亲历者，作为新加坡华人移民第二代，在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中目睹了二战后乃至新加坡建国初期华人因国籍、身份与国家认同等问题所遭遇到的困境，也经历了父辈们为争取生存空间与政治权利而进行的艰难抗争，最终实现了从“华侨”转变为“华人”、以新加坡为永久家园的奋斗历程。对于这一研究对象，他有着深刻的体验，从而能更加真实地还原历史现场。

另一方面，李奕志精通华语和英语，这种语言上的优势让他收集了大量与这项运动相关的第一手中英文文献资料，以中华总商会董事会会议记录及该会出版物、英国殖民部解密档案，以及官方文献为基本资料，并参考新加坡当地的中英文报章的报道，利用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这项历时10年的运动进行全面的、多视角的梳理、分析、叙述与解读，并探讨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发起与领导该运动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所采取的策略与所作出的贡献。

这本书共有6个章节，作者先从莱佛士开拓新加坡起笔，从二战前后英国在新加坡殖民统治制度的演变和新加坡华侨社会的发展、中华总商会的历史、华侨身份认同的改变、国际形势与中国时局变迁等时空背景切入，通过对各类文献的梳理与解读，以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

为演变脉络，分三个历史阶段对这场争取公民权运动进行考察和讨论。最后一章则论证了多语言制议会与华侨公民权的实质落实。作者在书中强调，1956年，新加坡立法议院通过了该议院采用多种语言制的议案，确保了于1957年10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法令使所有公民都能享有平等的参政权，未将不通晓英语的公民排斥在议会门外，为本地各种族的语言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促成了后来新加坡制定四种官方语文的政策，并为新加坡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这本著作也有很多新颖之处，作者通过对重大史实的考证，纠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错误，比如一般认为中华总商会领导新加坡华人争取公民权运动开始于1951年，但李奕志根据中华总商会和英国殖民部等相关档案，确认该运动开始于1947年。在“结语”部分，作者论证了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从法律层面确认华侨落地生根的在地认同；促进二战后新加坡华侨社会的重新整合；奠定了华语华文作为新加坡官方语文之一的地位；促进华商网络拓展与华人参政意愿，以及对海外华侨争取政治权利的启示。

曾玲教授在该书的序文中评价这本著作：

李奕志先生的《历史的抉择》，是一部在海内外学术界首次运用各类历史档案与文献资料、全面阐述与研究“二战”后新加坡华侨争取公民权运动的学术著作。这项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研究成果，为学界和社会了解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演化提供了一幅历史画像。这幅历史图像真实而具体地展示了在二战后的时空情境下，南来拓荒的中国华南移民，如何从“落叶归根”的华侨转变成成为“落地生根”的新加坡华人的历史进程。

今天，对于土生土长的本地华人而言，“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李奕志博士的这本书会让今天的新加坡华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本地华人在成为“新加坡人”的这条道路上曾走过了一段多么艰辛的路程，而华人的母语能继续在本土传承和发展也同样少不了先辈们的努力争取。而作为一名新移民读者，尽管今天第一代移民和当年下南洋的先辈们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时空，但身份认同的困扰依然存在，相信在读完这本书之后会引发读者思考，并有所启示。



# “无名英雄”系列活动 首场展览开幕 迎新加坡开埠200年

文·欧雅丽(本刊记者) 图·编辑部

## “落地生根 开拓新加坡”展览

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简称“宗乡总会”)主办的《落地生根·开拓新家园》展览于11月18日下午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一楼和美广场正式亮相。主宾教育部长王乙康莅临现场主持了开幕仪式，200多位受邀嘉宾到场见证。

这项展览由李光耀双语基金、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以及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组共同支持。它是宗乡总会成立33年以来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展览之一，也是宗乡总会首次通过多元感官体验的方式，把历史呈现给访客。

“落地生根·开拓新家园”展览的内容横跨17至21世纪，通过六个主题讲述了先辈南来谋生，落地生根的故事。展览采用了多种表现形式，让访客能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多种感官体验的方式感知历史。整个展览空间打造成一艘当年先辈下南洋乘坐的绿头船，

访客由码头登上这艘时光之船，学生导览员以戏剧性的演绎方式重现了当年先辈们签下契约乘船下南洋的场景。进入船舱后，一副逼真的三维作品“浮动地狱”，模拟在大海中颠簸的拥挤船舱，让访客感受当年先辈们乘风破浪下南洋的艰辛。

千辛万苦到达新加坡后，先辈们白手起家，建设新家园。展览展示了先辈们当年艰苦的居住环境：多人合住的狭小房间，共用厕所和冲凉房。随着新加坡华人移民的增加，先辈们为了互助，成立了会馆、创办了学校及医社，共担风雨，守望相助。此次展览也展出了一些罕见的文物及历史书籍，比如猪仔钱、来自清朝光绪年的医书《增广灵验方新编》、新加坡图书馆现存最早的启蒙读本《千字文》的电子版本，以及1950年代由会馆创办的学校校徽、学生手册、纪念册和毕业证书等。访客还可以体验早期的童趣游戏，其中包括踢毽子、马来播棋、五石子、挑公仔等，重温新加坡人的甘榜集体



教育部长王乙康(左)和宗乡总会会长陈奕福(右)为展览开幕



王乙康部长在“甘榜情怀”展区体验打弹珠游戏

回忆。宗乡总会会长在致词时说：“希望此次展览不仅能提升国人对本地华人历史的认识，也能强化年轻国人对新加坡的归属感及身份认同。”

此次展览将从11月19日展出至2019年4月28日，每日上午11点30分至傍晚6点，免费开放予公众参观。宗乡总会也培训了106名学生导览员，在明年1月至4月期间，带领中一和中二的学生了解先辈们从南来谋生到落地生根成为新加坡人的旅程。

### “无名英雄”系列活动

“落地生根·开拓新家园”展览是宗乡总会为配合明年新加坡开埠两百周年，推出“无名英雄”系列的首个项目。此系列活动的目的是向为建设新加坡而默默奉献的先辈们致敬，并培养年轻国人成为明日的无名英雄。

这个为期一年的系列活动由八个精心策划的项目组成，共分为历史、人文和特别项目三种类别。除了“落地生根·开拓新家园”展览外，宗乡总会明年还会围绕“无名英雄”这一主题推出不同形式的精彩项目，让

### “无名英雄”系列活动时间表

项目	期间
《落地生根 开拓新家园》展览	2018年11月19日至2019年4月28日
新加坡华人先贤数据库	2019年2月份
青年公益活动：未来无名英雄	2019年3月份至2020年11月份
“新加坡建设者”文化之旅	2019年3月份 和 10月份
“无名英雄”系列讲座	2019年3月份
“优秀文学作品奖”	2019年6月份
新加坡华人通史（英文版）	2019年6月份
乡情乡韵	2019年11月份

大家深入了解开埠先贤为新加坡作出的贡献。

2019年，宗乡总会推出“新加坡建设者”文化之旅，带领公众走访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由印度劳工和“红头巾”建造的标志性建筑与文化地标。还会邀请资深学者以“新加坡无名英雄”为主题进行讲座，让公众对新加坡无私奉献的开埠先贤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宗乡总会出版的《源》杂志也首度与新加坡艺术剧场合作，征集以“无名英雄”为主题的中文剧本(小品)。最终入选的三个优秀剧本，将交由新加坡艺术剧场的专业人士排成小品角逐2019年度的“优秀文学作品奖”。明年11月，宗乡总会将连同会馆和学校携手呈现《乡情乡韵》舞台剧，展现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并向昔日的无名英雄致敬。

热衷于追本溯源的公众，则能通过即将启动的“新加坡华人先贤数据库”，了解曾为新加坡做出重大贡献的华人先贤之间的关系与网络。这个由宗乡总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携手推出的数据库，系统性地梳理了华人先贤们的资料。宗乡总会也将与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于明年6月共同推出全方位历史著作

《新加坡华人通史》的英文版，让更多的读者能从先辈们努力奋斗的故事中得到启发，感恩所拥有的一切，并延续他们的精神。

在颂扬新加坡先辈的同时，宗乡总会也希望激励新加坡年轻国人成为未来的“无名英雄”。因此，宗乡总会的青年委员会将支持各个会馆的青年代表参与志愿服务，并协助他们策划接下来几年的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年轻人回馈社会和对国家做出积极的贡献。

戏如人生。

新加坡艺术剧场  
Arts Theatre of Singapore Ltd  
(成立于 1955 年 Established Since 1955)



弘扬华族语言文化

再创经典、与时俱进

打造国家级儿童艺术剧院

Promo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Keeping Pace with Time  
and  
Classic Productions

Towards being the  
Children Theatre”

# 一颗弘扬华族文化 的赤子之心

访新加坡艺术剧场首席执行官许崇正



文·沈芯蕊  
图·受访者提供

“我们是辛勤的小蚂蚁，我们是努力的小蚂蚁！”

随着欢快优美的歌声，一场精彩剧目拉开帷幕。舞台使万物灵动，生机盎然。笔者有幸观赏了由新加坡艺术剧场(以下简称艺术剧场)与从台湾来的苹果剧团合作的华语儿童剧《勇闯黑森林》，该剧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戏剧中心上演。故事讲述小蚂蚁奇奇生活在森林里的蚂蚁部落，她每天努力地搬运食物，可是环境的污染让大家无法继续生活，意外到来的小螞哥告诉大家有个叫“梦幻天堂”的地方，于是冒险之旅开始了，最后大家克服重重困难，凭借勇气和集体的力量，终于找到四季如春鸟语花香的“梦幻天堂”。在微观世界中，小蚂蚁的勇气对孩子们有积极的鼓励作用，也让孩子明白环保的重要。丰富有趣的故事情节与演



小朋友们热情高涨，纷纷伸出小手推动“魔法球”

员生动活泼的表演，让小朋友们整场戏都聚精会神，且参与感极强，演员也一直与观众互动。比如让充气“魔法球”在观众席传递，代表万众一心，汇聚正义的能量打败黑势力，抵达梦想中的“梦幻天堂”。小朋友们热情高涨，纷纷伸出小手推动“魔法球”，大人们也被热烈的气氛感染，找回童心般助力推动“魔法球”，爱于惊喜处散发出来，剧场变成大爱的海洋……

大幕徐徐落下，观众和演员的热烈交流还在继续。孩子们争相与演员们拍照留影，在他们兴奋的目光中看不出有一丝一毫对华语的抗拒；他们敞开心扉，全心投入，与剧中人同呼吸共命运，用儿童的质朴童心表达对华语儿童剧的热爱。

这不分老幼的全情投入，定会让小朋友们留下美好难忘的印象，在他们成长的路上留下美丽的涟漪。在成年后回忆起来，这会是灵动诙谐的华文启蒙，让华文华语变得简单易学，生动有趣，寓教于乐。戏剧除娱乐功能让人愉悦开心外，将道理和戏剧本身要传达的价值观融入其中，从孩童抓起，留住华人的根脉，维系身为华人最基本的文化素养，也是新加坡艺术剧场从努力支撑到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力。

## 人生角色

艺术剧场的演职人员，还真像一群辛勤的小蚂蚁，为了理想而打拼，为了理想而努力演好自己的角色。

其实，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主角，无论是人生如戏还是戏如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角色。对于现任新加坡艺术剧场首席执行官的许崇正来说，对剧场在过去30年里的默默付出就是他想扮演的角色，为的是弘扬华族语言和传统文化！他情怀独具，对华语戏剧充满热忱，因当年读到《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这本书，使他反省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人离开时，留下的不应只是物质，而是在精神领域上做出贡献，肩负社会责任。

许崇正1970年中学毕业后，经朋友介绍，参加了成立于1955年的新加坡艺术剧场的活动。他不会演戏，也不会写剧本，只做些幕后工作。当时文艺活动很多，都以引导人积极向上作为活动宗旨。

70年代华语戏剧很红火，但80年代新加坡教育制度改变，华语戏剧走向下坡。艺术剧场想要维持下去非常艰难，剧场内部有一定的开销，演出收入不理想，财政出现赤字，多数会员消沉沮丧，一些会员提出解散团体。剧场曾在1984年9月发信向全体会友征求捐款，但仍旧是杯水车薪。

当时，许崇正正值而立之年，他觉得成立三十多年的艺术剧场关闭非常可惜。他不甘心让华语戏剧就此消失，毅然接下主席一职。他决定通过彻底改变策略，来挽救艺术剧场。上任之后，他积极推出观众比较喜欢的演出，如相声小品专场、综合性文艺晚会等。

80年代末，艺术剧场在国家艺术理事会协助下，被

安置在“直落亚逸表演艺术中心”。当时有服装间、道具间、排练场、办公室和布景室。占地2000多平方米，有足够空间，开办各种活动，为剧场培养表演人才。

1988年4月，艺术剧场还邀请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苏民先生主持“戏剧表演讲座”，深受本地剧团和院校的欢迎。老会友刘仁心评价当时作为艺术剧场主席的许崇正：“热情、率直、肯干。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有褒奖就有指责，许崇正说：“任何一件事，如果您不是当事人的话，相信不会感受到当事人所遭遇的一切。表面上看，剧场似乎发展得不错，实际上，很多时候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让人不解的是，某些人还认为剧场有剩余的经费，可以去扶持他

人。”许先生不管别人如何评价，还是坚定信念走自己的路。

## 创新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后，大环境发生改变，华语戏剧又有了生机。1995年1月26日，新加坡艺术剧场正式注册为非牟利的专业剧团，开始举办一些演员训练班及儿童演艺班。1995年4月，新加坡艺术剧场创办了“小雨点少儿艺术团”。

从1995年开始，艺术剧场邀请了一批具有专业水准的老师，开办了“儿童演艺班”、“语言班”、“舞蹈班”、“音乐班”。同年举办全国初院、中学、小学戏剧营和文化营，并从中国、台湾、香港请来了专家学者授课与交流，普及推广华语戏剧艺术。在各中小学开展对学生有益的戏剧活动，提高学生的华文水平，让学生们沉浸在戏剧的乐趣之中，中小学校也热烈支持与响应。

1998年，剧场创办了每年一届的《全国院校戏剧小品》比赛，并与联合早报联办，得到学校师生的热烈响应，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参赛队伍及好作品。2007年，这项活动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被列为青年节的活动项目之一。

2000年是艺术剧场的另一个新起点，剧场在儿童戏剧方面培养了一群能歌善舞的儿童剧演员及庞大的观众群。同年8月，艺术剧场主席许崇正获总统颁发公共服务奖章PBM。2004年2月主办了第一届《亚洲中学戏剧小品观摩会》，通过跨区域的交流让学生开阔眼界。2005年剧场的小雨点少儿艺术团受邀香港演出。2005至2006年期间，剧场还多次受邀赴马来西亚演出。

2011年，教育部开展的“文



许崇正(右)与幕后支援他的夫人刘锦香(中)及其孙女合影



化随意门”和“母语双周”计划，使更多学校愿意带学生走进剧场看戏。演出观众量每年接近1.3万人，演出场次每年在50场左右。“这要归功于教育部”，许崇正说，“文化随意门”计划，教育部每年给学校拨一笔钱，让老师安排学生去看华语戏剧演出。这样一来，便给艺术剧场提供了更多的观众群。在1970年，华语剧场一出戏可以演12场，到了1980年，只能演3场，但现在，劣势扭转，可以演大概10场。这都是因为教育部的政策改变了，因而重新给戏剧带来了一些活力。他说：“有时候自己的力量确实很渺小，国家政策的改变，往往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搬迁新址

2013年，由于“直落亚逸表演艺术中心”被征用，国家艺术理事会又没有给艺术剧场安排一个理想的会所，艺术剧场曾向有关部门申请租用会所，最终只拿到占地600平方尺的地方。新加坡艺术剧场从一个2000多平方尺的地方搬到600多平方尺的地方，道具服装都无法安放。由于面积太小，无法开展剧场的活动。许崇正于是自掏腰包，拿出个人积蓄中的90万元在乌美路买下一间工厂单位，将它当会所和课室。这笔钱投入进去，不知多少年才能达到收支平衡，而许崇正对艺术剧场的前景还是充满期待和憧憬的。

许崇正从花旗银行退休之前，是该行亚太区域IT部门高管(高级副总裁)，收入颇丰。他每天身兼两职，除在银行工作外，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在艺术剧场的业务，他无暇逛街或出国旅游，家庭生活也因此被忽略。他的太太和3个孩子还有侄子都被拉来一起帮忙，成为剧场的骨干力量。他自称“傻子”，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幸好有家人的谅解，他才能继续坚持自己的理想。对于戏剧工作，他最大的满足感就是演出能得到观众的肯定，用戏剧作为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喜欢华文。

第一抹阳光照进房间时，看上去总是那么的美好，充满鲜花的生活总是那么令人向往。在创作中，蹦出奇思妙想是令人兴奋的，可日常的琐碎往往会消磨掉当初的热情。而许崇正的持之以恒，却留住了“第一抹阳光”。孩子们(儿童剧观众)那一张张洋溢着欢乐和喜悦的笑脸令人感动和欣慰，这就是新加坡艺术剧场儿童剧的艺术魅力！艺术剧场过去上演的儿童剧中，既有中华

文学名著也有直接改编自西方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中有不少被邀请去海外巡演或参加国际戏剧节。留住华语，弘扬华族文化，要从华语儿童剧着手，从源头开始，从孩子开始，培养未来精英人才。这就是许崇正的理念。

与许崇正曾经同在花旗银行工作的程志烈，现在担任新加坡艺术剧场总经理。他表示，以前在银行工作时并不知道许先生在艺术剧场担任主席，工作上许先生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对同事非常友善，虽担任高管却不摆架子，亲切友好。退休后，许先生邀请他来艺术剧场共事。他佩服许先生对剧场的热诚奉献之心，欣然同意。在剧场工作，他看到剧场同仁做事都是亲历亲为，每位成员都身兼多职，他们的毅力和工作态度让他敬佩。

现担任新加坡艺术剧场艺术总监的艾家琪，是一位与剧场结缘近二十年的资深艺术工作者。她表示，多年来剧场一直遵循以现实主义体验派的表演技法，运用歌舞剧和音乐剧的多元表现手段和情致意境等舞台技术与表演技巧，排演出众多剧目，观众人数近50万。问及任职多年的感受，她说除了对许先生的敬重就是对艺术工作的热爱，她已经把剧场当作“心灵家园”。

这一路走来，挑战或误解，偏见或非议，经历风雨坎坷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从来没有放弃。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得剧场在2017年争取到国家艺术理事会3年的常年赞助，并在同年，于董事会的努力下，成功注册为慈善机构。2018年10月，艺术剧场又成功申请到Institutions of a Public Character (IPC)资格，进一步健全了慈善公益机构的运作模式。许崇正说：“大家会继续努力，邀请更多独立董事加入，加强组织和财务管理，达到慈善监管委员会的要求。成为IPC后，剧场可通过公众捐款的方式协助剧场筹集资金，来把剧场发展得更好，这还要依靠社会各界的支持和鼓励。现在艺术剧场每年推出5到6部大型儿童剧，每场演出票房平均有90%，1年观众量可达2万多。”

在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新加坡，弘扬华族文化，开展华语戏剧，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许崇正就像《勇闯黑森林》中辛勤的蚂蚁，秉持自己心中的理念默默前行着；过滤浮躁喧嚣，尽显一颗澄澈透明的华族赤子之心。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12月2日开幕当天，金文泰画友与开幕主宾：新加坡外交部兼贸工部高级政务次长陈有明医生(后排左八)合影



# 金文泰汇聚出 “红点”艺术

文：沈芯蕊 图：画展主办方提供

**翻**开世界地图，在赤道附近有一个用小红点标明的国家，这就是新加坡。这里虽然国土面积不大，可各方面都很发达。面积小，所能看到的风景有限，对于喜欢写生的新加坡本地画家来说，走出国门，走到红点外去描绘花草草、山山水水，以及异国风情，是他们喜欢做的“美事”。于是就有了“红点外”这次画展的呈现。

“红点”代表了新加坡本土，“外”指的是海外。这次展览着重在本土以外的题材。以本国风貌创作的作品多见于本地各种画展、画廊，但艺术家们认为，创作不应局限满足于当地的题材，地球村的开放式思维已把

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在不同文化的冲击与启发下可以创作出更多富有强烈个人风格的作品。创作的惊喜和相聚的欢愉筑构成了本次画展的框架。

这次参展的画家众多，有33位，可他们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他们是一群自由的画家。他们每个星期天早上相聚，风雨无阻，至今已持续了十几年，聚会地点就在金文泰附近。笔者第一次去金文泰画家们聚会的咖啡店，从地铁站出来沿着有盖走廊前行，穿过一大片草坪。那天因为刚下过雨，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空气中弥漫着清新好闻的青草气，一切显得那么美好。到达一座祖屋的楼下时，看到这里有好几家咖啡店，笔者走到

最里面的咖啡店时，终于看到了熟悉的面孔。画家们围坐在桌旁，喝着饮料，天南地北闲聊，享受着具有本地独特色彩的咖啡店美食。这人气、咖啡气、烟火气，居然烘托出浓浓的艺术气息，让人感到随意中，有一种爽心的惬意。

当天刘培和、邱瑞发和阿信，3位画家向笔者介绍了这样一个自然惬意的交流平台。这里不仅能提供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让大家一起切磋画艺，还能够和周遭的民众一起交流，把艺术带到民间，走向生活。如此自然的交流，没有任何压力拘束，让爱画人士一周一聚，也免除有些画家一直一个人在家中作画的孤独感。全岛各地的画家都可以来参加这无画派、百花齐放、包容开放，老中青都可随性参加的聚会。这里年龄最大的已80多岁，年轻的还在不断加入，人数一直有增无减。这里非常开放，不单欢迎所有本地的爱画人士，偶尔也有他国画家访问新加坡时慕名来与本地画家交流。之前英国、法国、马来西亚等地的画家都来参加聊天、喝茶、谈画。

画家们聚在这里也很方便相约一起去写生。比如有人提议下周去马六甲写生，时间配合的人马上就可以参

加进来；出行时也可互相照应，有人一起讨论画技，何乐而不为呢？有人在国外开画展时，大家也会鼓励支持，相约一起送花篮，相惜相助，正是这种情谊促成了“红点外”这次画展。

2018年12月2号星期天11点，“红点外”画展在新加坡“若轩艺术展示空间”正式开幕，主宾是新加坡外交部兼贸工部高级政务次长陈有明医生。首先由司仪舒然向来宾致意，感谢主宾陈有明医生的拨冗莅临，感谢新加坡美术总会梁振康会长、新加坡艺术协会赵振强会长、新加坡国际文化艺术联合会李士心会长、秘书长邓文章先生等嘉宾的出席。然后由画家邱瑞发代表画友致词。他表示，平时星期天11点这个时间，正是大家在金文泰聚会的时间，今天把这个快乐的星期天搬到“若轩艺术展示空间”了。他在致词中提到，画家刘培和带来猪头肉等食物到金文泰咖啡店与众画友分享时，现场响起热烈掌声，足见画家们的真性情。他也代表画友感谢画家刘培和每次在画友带来新作时诚恳地提供意见及指导。接下来，主宾陈有明医生也致词表示对“红点外”画展的祝贺。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这里是把艺术带到民间的好平台



画友们在金文泰咖啡店轻松聚会

# 学做北大中文人



文图·郭亭利

**大**学的选择就像一场赌博，赌注是未来四年甚至更长的时光。我战战兢兢、自以为谨慎地将唯一的也是所有的砝码压给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从此开始一点点验证这场“赌博”的输赢得失。

## 做个有要求的留学生

第一天来到北京大学我才发现留学生宿舍不在校内，可能因为人口基数少，周边的设施也没有中国同学齐全，少了洗衣店和24小时便利店。当然宿舍里有洗衣机和日营便利店，但每个人总有那么一两件不能机洗的衣物和在深夜里买点零食的欲望。而从房间内部看，留学生宿舍则宽敞漂亮许多，一般是两个或一个人一间，中国的同学们则是四人一间。

然而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住宿条件，而是在学习上。为了照顾中文程度相对较低的留学生们，北大中文系为留学生单独开设了专业课，这些课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减少或简化课程内容，留学生可以自行选择跟着中国学生或是留学生上课。这样人性化的安排虽然解决了许多留学生的学习问题，但却让以汉语为母语的留学生成了汉堡里的肉饼，夹在中间动弹不得。作为汉语母语者，新加坡学生的语言能力相对很多非汉语母语的留学生要好，如果我们选择留学生课，内容不免有些简单，如果选择中国学生课又难以和他们竞争。也因为这样，每次选课我都抓耳挠腮地不知是该保证绩点，还是汲取更多新知识，最后只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选择中国

学生的专业课，尤其是自己感兴趣的课程。

事实上，北大在许多事情上都放宽了对留学生的要求，比如降低中文系专业课难度，允许按个人意愿选择是否体测，不强制要求定期锻炼等等。学校或许是为了吸引更多留学生前来求学，或许是想减轻我们的负担，但这样做的结果却容易使留学生们走上最轻松却也是收获最少的一条路。所以在感谢北大给予自由的同时，我也不断提醒自己，要用比学校要求更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 诲人不倦的男神女神们

谈起学习，自然不能不提北大的老师们。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北大度过的这一年中，每一位我所遇到的老师无不有力地诠释了“人师”二字。从同学们的称呼便能看出大家对老师们的喜爱，许多学识渊博、气质出众的老师被同学们奉为“男神”、“女神”。教授古代汉语的刘子瑜老师虽是长辈，却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子瑜姐姐。如果不是尽到了教师的职责，同学们不会人前人后都如此尊敬、爱戴他们。

还记得我刚到北京时，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北大的一些老师存在歧视留学生的情况。后来一次课后我去向老师提问，因为沟通问题，老师误以为我反复提了同一个问题，表现得很不高兴，声音尖锐得像是在责备我。我当时便认定这位老师歧视留学生，心中对北大很是失望。听我说起这件事的学姐向我解释：“这位老师说话的方式容易让人误会，她对中国学生和留学生其实

是一样的，她只是希望学生上课认真听讲，少问她讲过的问题。”于是后来每次向她提问我都谨慎思考，力求以最简练的方式表达，老师果然没有再表现出不耐烦，并认真对待了我的每一个问题。我也在一整个学期的接触中认识到这位老师在学术上的严谨和教学上的热忱，发自内心地开始尊重她。

老师们的授课也推翻了我对中国课堂气氛严肃的刻板印象。王韞佳老师便经常在她的现代汉语课上分享身边的趣事。在讲解语音和方言问题时，老师告诉大家，自己的先生普通话非常糟糕，有一次他指着一个人说“这不是老常吗？”，把老师听得一头雾水，反应许久才意识到他说的是“脑残”，原来他“n、l”，卷舌、平舌(前后鼻音)，甚至前后鼻音都不分。哲学导论课上，李超杰老师在讲放下执念时也分享过一个笑话。有位老师在坛经课上讲放下执念，其中一位同学对老师说：“老师，这么说我应该放下对分数的执念，不交作业。”结果这位同学真就没交作业。到了期末的时候，老师对此没说过一句话，同学就急了，给老师打电话问：“老师，我不交作业真的可以吗？”老师回答：“不问则可，问则不可。”两百多人的课堂瞬间爆发出一阵哄笑。

## 遗憾也是一种美

如果大学生活是支乐曲，那它一定是首赋格曲，学习不是唯一的主旋律，课外活动同样婉转悠扬。少数人对中国学校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初高中阶段，事实上，这里大学的活动丝毫不逊色于任何其他国家。以北大为例，每年的“百团大战”，也类似新加坡学校的“社团开放日”，社团“摆摊”的三角地都是熙熙攘攘的，像日本动漫里的文化祭一样。成员们个个卖力地介绍着自己的

社团，戏曲社、中乐团、支教队、街舞社、爱心社、猫协、车协、中英文辩论队、篮球队、排球队……应有尽有。在北大，要在课堂上交到朋友是比较困难的，多数人通过社团和各种比赛、活动相识相交，尤其对留学生来说，要走出本国的社交圈，融入中国学生中，没有比参加社团更好的方法了。出了校门，生活更是越发多姿多彩：有人十一前夕骑车到天安门广场瞻仰升旗仪式；有人在初雪时到故宫观景；还有人穿着汉服到古建筑前拍照，白纱蒙眼，引得路人惊叹：“浅浅！”(热门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女主角)

大学第一年，周遭的人事物对我是那么地温柔，就连雾霾也似乎没有往年严重。但生活总逃不过不完美，在北大，我唯一的遗憾大约来源于归属感的缺位。如果可以，我想穿着系衫，和大家一起唱新秋之歌；我要和身边的一些朋友一样，一边吐槽北大一边护短地不让别人贬低它；我想在每一次致辞中提到“你们”的时候被包含进去，而不只是听到“作为祖国(中国)的未来”，你们如何如何，尤其是开学和毕业典礼。作为留学生肯定有许多地方和本国的学生不同，但这不是区分我们的理由，我也想发自内心地说一句：我是北大中文人。

大学这场“赌博”走到这里，得失不明。所幸这场游戏不完全由上天主宰，我的输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努力。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若能践行，不论选择哪里，相信我们都不会输。



留学生宿舍。图中四位同学是2017年度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从左依次为郭亨利、施晨希、许芸谦、关靖怡(季芳端供图)

# 人间有爱

## 雇主与女佣



文图 · 陈伟玉

1970年代末新加坡政府推出新计划，允许邻国如菲律宾、印尼、泰国和缅甸女性到新加坡做家庭女工，女佣从起初5000余人，增加到现在22余万人。与此同时，新加坡已婚妇女的就业率，1970年大约是15%，但2016年则增加到72%。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新加坡政府的住宅政策也促进了祖孙父母对育儿的参与。新加坡是世界上公共住房问题解决的最好的国家之一。政府自1964年起推动“居者有其屋”计划，就是为了解决屋荒问题，让人民享有自己的居所，以便安居乐业。当今约有82%的人口都是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组屋”里，其中80%拥有自己购买的房子，而2%是租赁的房子。在新加坡租房是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外籍劳工。

在新加坡聘请外籍女佣的条件很简单，只要家中有一名12岁以下的儿童或者65岁以上的老人，即可聘请一名外籍女佣，而且女佣必须住在雇主的家。

### 蓝争辉雇佣菲佣

蓝争辉从年轻到现在都是一位职业妇女，早年在日本公司工作，后来协助其父管理家族生意。她亦是单亲妈妈，独自抚养三名子女。55岁那一年，她患了乳癌，经一年多的治疗而康复。2008年以后她的子女一个接一个先后到澳洲深造，他们不放心母亲一人独自在家，担心母亲突然病倒无人照顾。于是他们决定雇佣一名女佣帮忙料理家务及照顾母亲。

蓝争辉个性积极乐观。1999年她与Perla结识。

当时Perla已40岁，未婚，在荷兰村一户人家当女佣。Perla是菲律宾人，受过一点小学教育，25岁就到新加坡工作，赚钱养家。她很顾家，除了留少许生活费外，大部分薪资都电汇回家，而且也会寄一些日常用品及衣物等回家给亲人。当她得知蓝女士要聘请女佣时，便上门找她。蓝争辉见Perla为人健谈、爽朗和心胸开阔，又拥有多年的经验，所以就雇佣了她。蓝争辉平常都早出晚归，家务交由她料理，负责洗衣、打扫与清洗爱犬等家务。她对佣人的要求是佣人做好其本份的工作即可。但唯一的要求即是佣人外出及夜归，必须通知她一声。她对佣人宛如朋友，曾随Perla到菲律宾境内的旅游胜地游玩。

### 租房给菲籍劳工

蓝争辉拥有一间四房式组屋，位于红山。她与Perla各睡一间房间。Perla知道家乡生活艰苦，所以她会伸手帮助一些家乡亲友到新加坡找女佣的工作。在找工作期间，她请求蓝女士让她们在其房间暂住。蓝争辉知道她们的境况，所以就答应让他们暂时借住。Cecile是个典型例子，她在蓝女士的家借住了8个月，而且分文未收，直到Cecile工作稳定之后才要她缴一些房租费。后来Cecile搬到雇主家居住。

2012年，Perla的邻居有一位男亲友Herbert要到新加坡工作。Perla在新加坡工作多年，知道外籍劳工要在新加坡租屋并不容易，除了昂贵的租金以外，也要面临屋主诸多的限制。Perla就问蓝女士，是否愿意把空着的

一间房间出租给Herbert住。蓝争辉认为只要此人无不良嗜好即可，房租租金为\$500元。

Herbert是一位做会计的专业人员。他很感激Perla帮他找房子，解决租屋的烦恼。他工作稳定以后，妻子也过来新加坡找工作。他们住在蓝争辉的房子里，大家宛如一家人，经常不分彼此，互相帮忙。蓝争辉对Herbert夫妻俩的印象也很好，对人温和，以及很有礼貌。他们在蓝争辉的家住了接近两年，后来因为工作路程遥远，决定搬到公司附近的组屋租房。

### 雇主援助患病的女佣

Perla与蓝争辉一样，同样患了乳癌。Perla在2005年时，被医生诊断出其脊椎骨里有一颗良性肿瘤，但由于位于骨头中间，难于开刀就没有做进一步治疗。2014年年底她突然感觉身体不妥，骨头激烈疼痛。蓝争辉带她去中央医院看做检查，发现脊椎骨的肿瘤突然长大变成恶性肿瘤，医生于是安排她做化疗和电疗。这时，蓝争辉不但没有解雇她，还允许其妹过来照顾她，让她安心养病。

Perla的医药费起初由其个人支付，后来得到亲朋好友的帮助，以及前雇主和善心人士的捐助。蓝争辉除了资助她一点医药费外，也帮助其从劳工保险之保单索取赔偿，以支付住院费。治疗过程艰辛，头发掉

光，一旦病发高烧就要立即送医急救，进出医院好几次。经3个月的化疗和电疗以后，她的病情一度受到控制，但后来又突然恶化。医生说：“Perla的病情并不乐观，可能只剩下3个月或6个月的生命，叫家属做好心理准备。”蓝争辉希望医生尽力医治Perla，让其病情可以稳定下来。

2015年9月时，Perla提出，想回家一趟，探望年老的父亲，同时看一下当地的医生，毕竟菲律宾的医药费较便宜。蓝争辉不太赞成她回去，始终认为这里的医疗水平较高，留下来治疗较合适，但也无法阻止，只好尊重其意愿让她回去。Perla回到家乡以后，蓝争辉间中也有寄钱给Perla看医生，两人还是保持联系，互通信息。

2016年3月，蓝争辉接到“Perla已安详地去世”的噩耗，这让她感到很难过。同年7月，蓝争辉又雇佣了一名新的菲佣Gemma，帮忙其煮饭与料理家务。她从来不骂佣人，要是佣人做得无法让她感到满意，顶多更换佣人。其对佣人的看法是“每个人都有其尊严，有让人值得尊敬的地方以及基本人权。他们来这里，等于帮忙我们工作。他们出外工作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所以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蓝争辉对外籍佣人伸出援手，让背井离乡的她们感受到人间有爱。

(作者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



位于红山的组屋



蓝争辉(左)与Perla及其侄孙女合影



文·尤今

# 烫手山芋

## 姚

怡蕙是个烫手山芋。

大家都这么说。

第二学段一开学，袁俐萱老师便来向我“通风报信”：“谭老师，姚怡蕙落进了你的班里，你可得当心哟！”

袁老师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既庆幸自身“逃脱苦海”，也同情我不幸“陷入苦海”。

姚怡蕙原本是理科班的学生，但是，读了一个学段之后，发现自己数理科不适合她，经过了叠床架屋的审查和申请，终于成功地转到文科班来。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到了这个“烫手山芋”。

训育主任一提起她，双眸立马变得杀气腾腾：

“这个姚怡蕙，简直就让人束手无策！只短短一个学段，便惹出了一大堆麻烦！”说着，把她厚厚的档案抽出来给我看：“瞧，迟到多次，屡劝不听，警告信都已经发了好几封了，她却死不悔改。最近，学校要见她家长，她却百般推搪，老说父母在国外工作，无法前来，我们拨电到她家里，却又没有人接！就算要去做家访，也无从着手！不过，我已经对她发出了最后的警告，我们可能要给她记一个大过了。”

其他的科任老师在谈起她时，个个都没好声气，综合起来，大致就说她上课爱打瞌睡、不交作业、对师长无礼。

我颇为吃惊。

因为中四会考就等于是一个筛子，把全国最好的少部分学生筛选出来，将他们送入初级学院；一般而言，在初级学院很少学生会有纪律上的问题。

姚怡蕙算是个例外。

学生可分四类：一类是吃软不吃硬的、一类是吃硬不吃软的、一类是软硬通吃的、一类是软硬都不吃的。

姚怡蕙究竟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身为老师，我们必须对症下药。

我果断地对训育主任说道：

“把姚怡蕙交给我，就让我试试改变她吧！”

基于对我工作的信任，训育主任异常合作地把那一叠叠犯规的记录交给了我，虽然此刻我觉得有一股无形的压力沉沉地压在我身上，可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这也算是一项挑战呀！

姚怡蕙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开学第一天，国旗徐徐升起，国歌响彻云霄时，她踪影全无。

那天，她是8点30分才到学校的。

我坐在办公室里等她。

她的头发特黑、特亮，长与耳齐；额前的刘海整整齐齐的，配上圆圆的脸庞，像是一朵新鲜摘下来的蘑菇。泄露她内心世界的，是她的眸子。那双精锐如猎犬的眸子，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又有一种无声的凶恶；目光里像是长了利爪，随时准备出击。

这女孩，内心有故事。

一颗受伤的心，需要的是温柔的绷带，还有，温性的药。

此刻，她眸子里的利爪蠢蠢欲动，我不接招，只是温和地看着她，微笑地说道：

“坐，坐下。”

她眼中的利爪扑了个空，不免错愕。

“坐呀！”我又说。

她一坐下，我便把她那大一叠犯规的记录拿了出来，说：

“校方要我约你家长来见面，可是，我知道他们很忙；你今年已经17岁了，应该可以自行解决问题。现在，我希望知道你屡屡迟到的苦衷是什么？”

她低下头，嘴巴抿成一条短短的直线，没有吭声。

“你不方便说也没有关系，不过，我愿意帮助你。这样好吗，我从明天开始，早上六点钟给你拨电话，唤醒你，好吗？”

她冷冷地瞥了我一眼，语调生硬地说：

“不必。”



我把早已包扎好的一份小礼物连同一张卡片递给她，说：

“给你。现在，去上课吧！”

她完全没有料到我会这样处理事情，有点不知所措地站了起来，我又当着她的面，把那一大叠复印的犯规记录撕掉了，说：

“怡蕙，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要看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

她的脸，立马变成了一个“惊叹号”。

我送给她的，是一个米老鼠形而鸣声悦耳的小闹钟，在卡片上，我如此写道：

“怡蕙：醒醒吧，上课的时间到啰！”

“醒醒吧”，这三个字是语带双关的。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姚怡蕙依然还是迟到了，我不动声色；她呢，我行我素。不过，我注意到，她看我时，眼中那狰狞的利爪已经收起来了。我深知，有时操之过急是会弄巧成拙的，所以，静观待变。

袁老师善意地劝告我：

“姚怡蕙这个人，是扶不上壁的烂泥，你应该照章行事，以校规来对付她呀！你这样一味地退让，她会爬到你头上来撒野的。”

盲目的放纵，就是姑息养奸，这样的道理，我当然晓得；但是，在没有绝望之前，我绝不放弃。况且，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而已。我从来也不赞同把校规当成是刀子，一看到有蛀虫爬出来，便狠狠地一刀切。蛀虫滋生，必有其远因和近因，不追溯原因便痛下毒手，有时是会误伤他人的呀！当然，话说回来，也有些软硬都不吃的顽逆分子，的确是必须以严峻的校规来对付的。

第二周，我又将一份礼物连同一张卡片送了给她。

这一回，我送她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洋娃娃，大大的眼睛，穿着紫色的纱裙；在卡片上，我用洋娃娃可爱的口气写道：

“怡蕙姐姐：

我是大眼娃娃，我最喜欢读书了，每天我总是坐着谭老师的车子准时到学校去。现在，谭老师把我送给你，要我跟着你一起读书，她说你是个可爱的大姐姐，会好好地照顾我的。怡蕙姐姐，请你每天七点半把我带去学校，好吗？

爱你的大眼娃娃上”

万万想不到，这一招居然奏效了。

次日，7点30分，她到学校参加升旗礼。我快步走到她身边去，对她说：“怡蕙，谢谢你准时来校。”她抬眼瞅了我一下，目光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接着，俯首低声说道：“老师，以后，如果我有事迟到时，你不要生气。”此刻，我觉得罩在头顶那一大块乌云飘走了。当然，摆在我面前的，并不是万里晴空，这个嘴巴密如胡桃的女孩，很显然的有着沉甸甸的心事。

那以后，她准时来校的时间居多，偶尔迟到，我也就“只眼不开只眼闭”了。

我去查看她的资料，父亲是营业员，母亲是推销员，她是独生女，家庭背景看起来很简单。然而，隔了几个月之后，我才在她婆婆口中惊讶地知悉这个家庭黑暗的一面。

七月，年中考试过后，校方规定老师必须把成绩册交到家长手上。姚怡蕙来见我，嗫嚅地说：“我父母没有空，我可以请我婆婆来领取成绩册吗？”我不疑有它，飞快应道：“没问题呀！”

她年迈的婆婆是撑着拐杖来的，腿脚无力，可是，看起来却是精神抖擞的。说起话来，噤里啪啦，气也不用换：

“怡蕙这孩子，真难得！她父亲几年前有了别的女人，搬离了，很少回来，她有父亲等于没有。她母亲呢，去年跟一个男人跑掉了，音信全无，留下怡蕙和我一起过活。我在熟食中心收碗碟，几个月前不慎摔了一跤，全靠她照顾我。她每天早上五点多便爬起身来，给我熬粥、帮我抹身、换药，这才匆匆忙忙地赶去上学。老师，你送她一个闹钟，又送她洋娃娃，要她不要迟到，我就对她说，你不可以辜负老师的善意啊！谢谢老师对她的容忍，请你相信我，她是个很好很好的孩子……”说着说着，她突然哽咽，然而，皱纹麇集的双眼，却只显露了痛苦的干涩。

此刻，眼泪静静地在我心房中撞击着，我感觉到一波一波的痛楚在翻腾。

我喃喃地道：

“是的是的，怡蕙的确是个好孩子……”

**(注：文中人名，用的全是“化名”。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 儿时“游世界”



文图·虎威

那天到花拉公园地铁站边上的购物中心购物，一眼望见新世界的大门，孤零零地伫立在广场上，许多童年“游世界”的回忆慢慢涌上心头。

## 到快乐世界看大戏与马戏

小时候读儿童书本，开始有世界的概念。知道狮城之外有许多国家，而这许多国家各有其名胜：埃及的金字塔、英国的大笨钟、美国的自由女神像……

游世界看名胜应该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待长大后，一定要去游世界！小时候只能这样做游世界的梦，不过，生活中却真的是有“世界”可游的。那便是现在

都已不存在，狮城旧日的三大娱乐场所——快乐世界、新世界、大世界。

儿时游世界最早的记忆与快乐世界有关。当我念幼儿园或小一的时候，人称新马仔的香港名伶新马师曾率团到狮城演出，地点是快乐世界体育馆。我是跟着买票看戏的妈妈头一次进入这个世界，当然也是第一次进入这座体育馆。只感觉到它的宏大，有无数一层层的座位围绕着舞台。

然而那一次看大戏并不是个美好的回忆。我年纪小看不懂，大戏偏“没完没了”，与妈妈共坐的座位离舞台很远，台上的表演也看得不甚清楚。体育馆没空调，我只觉闷热、口渴，看完戏后竟病了一场。倒是隔了一

段日子，大天球马戏团在同一地点的表演比较有看头。尤其是空中飞人高高在上，在巨大的空间里荡来荡去，教小童捏一把汗。

位于芽笼的快乐世界于1937年启业，1964年改称繁华世界，2001被拆除，今日已无迹可寻。

## 在新世界不敢坐“鬼车”

到新世界去是拜它里面的大东酒楼之赐。家族里有喜庆事到那儿摆酒宴客，使我有机会踏入这个世界。

那时新世界的大门不在它现在的位置，而是在惹兰勿刹两座店屋中间。也许是门面太狭窄，门本身便设计得比较特别且有气派。除了有巨柱托起一道圆拱，还有四扇以铸铁所制，上有狮子头且做工颇精细之门。

走过大门，再穿过一座大楼，便进入新世界。那是个灯火辉煌的世界。最吸引小孩子的是那各种可以“坐”的玩意：如摩天轮、旋转木马以及各种可以玩的游戏，如射击、套环赢奖。

如果是个喜庆的日子，小孩除了用餐还有机会坐坐这些、玩玩那些而乐翻天。唯有一种车我不敢坐——“鬼车”。登上列车后会通过“鬼门关”进入“阴曹地府”，遇到各种妖魔鬼怪。“更会有鬼怪出其不意摸人一下……”小舅父还这样吓唬小孩。胆小如我听了便怕，莫说试。胆大者却都坐了。转了一圈出来，有的面青唇白，有的说刺激，有的说“一点不怕人”。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那时小舅父与我们同住。正当年轻的他好游乐，我曾听过他说到新世界的歌台听歌。至于那歌台到底是怎

样的？当时的小童我自然也是不得而知。

自1923年开始营业的新世界于1987年关闭，后被一座簇新的购物商场取代。只有大门被保留，在原不属于它的位置轻吟着新世界从前的辉煌。

## 往大世界看电影“避烟”

三个世界中印象最深的是大世界。也许因为结缘始于我家搬到牛车水居住后，而那年我已9岁。

大世界位于金声路，在当年是个地标。这主要是赖两座沿路建设的戏院所致：一座是青天戏院，另一座是环球戏院。从旧照片中可看出它们都是造型独特的现代建筑，美感来自简洁明快的抽象设计语言。以环球戏院来说，由几何图形壁画衬托，形体独特的楔形放映厅与门厅大片大片的垂直玻璃窗作鲜明对比，很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筑的特色。

记得搬到牛车水的第一个元宵，我家首次受困于四周商家在傍晚放爆竹时所形成的硝烟，几乎窒息。第二年爸爸想出妙法——往住家对面大华戏院看戏“避烟”！之后有一年改为搭“霸王车”到大世界看戏。也许为省钱，到里面一家小戏院看一部已放映了数轮的武侠片。

偶尔父母会在吃完晚饭后带我到大世界逛。那里有家专卖中国商品的百货公司，叫“友谊园”的，将不同的部门散布在一栋栋单层的小筑里。我最喜欢到乐器部试弹古筝。父亲问过售货员同意后，我胡乱地弹几个音便感到快乐无比。那阵子电视台主办全国歌艺竞赛，乐器组有位复姓欧阳的先生一手古筝弹得出神入化，使我被这件乐器深深吸引。多年后已踏入职场的我终于买来一台古筝，还有幸与欧阳先生结师生缘。

大世界于1930年代开始营业，走过鼎盛与没落，至1997年彻底被一个多功能发展项目取代。我们只能在项目Great World City名称里找到它的一点痕迹。

零零碎碎的回忆不足以组成三个世界完整的拼图。读者当中曾在它们里面有过欢乐时光的，或会被触动而添上属于自己的图块；那些不曾到过这些地点的，且将此拼图当成是一幅朦胧的水彩画，从淡淡色泽中感受旧时狮城人简单的快乐。

(作者为本地建筑师兼作家)



新世界的铁门上有狮头

# 小康一个美丽的词儿！

##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文·汪惠迪

“小康”最早出现在《诗经·大雅·民劳》篇。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前6世纪)五百多年间、流传在黄河流域的诗歌305篇(另有6篇只有标题，没有内容)，反映了周朝的社会风貌，展示了农牧、蚕桑、狩猎、战争、爱情、祭祀等一幅幅绚丽多姿的画卷，文化积淀极为深厚，成为解读周朝历史的百科全书。

《诗经·大雅·民劳》篇共五章，每章十句，每句四言，句式整齐，结构谨严。其第一章诗曰：

民亦劳止，汙(qì，庶几；差不多)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cǎn)不畏明。柔远能迓，以定我王。

有人语译为：

百姓也已够辛苦，应该可以稍安康。抚爱王畿众百姓，安定四方诸侯邦。不要听从欺诈语，谨慎提防不善良。遏止暴虐与掠夺，怎不畏惧天朗朗。安抚远地使亲近，我王心定福安享。

其余四章每章开头两句依次为：民亦劳止，汙可小休；民亦劳止，汙可小息；民亦劳止，汙可小愒(qì)；民亦劳止，汙可小安。小康(安乐)、小休(休息)、小息(喘息)、小愒(安宁)、小安(安定)互文同义，反复吟唱，表达了先民共同渴求的愿景。后来，儒家学说中也出现了“小康”。儒家所谓“小康”是指比“大同”的理想境界略低的一种政教清明、人民安乐的社会局面。而宋人洪迈所谓“久困于穷，冀以小康”，说白了，就是穷怕了，多么希望过上不愁温饱的日子啊！

自古以来，“小康”就是华夏百姓亲切熟悉的美好词儿，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小康”是神州大地上炎黄子孙的情结，蕴含着特殊的中国国情，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949年10月新中国开国之初，人民当家做主，个个扬眉吐气，经济蓬勃发展，生活蒸蒸日上。眼看着小康日子就要来临，谁知进入50年代中期，突然折腾起来，这一折腾就是20年。先是1957年夏季展开的一场反右斗争，全国共划右派55万2877人；至1980年5月8日，除96人维持原判，不予改正外，余皆悉数平反。接着是1958年大跃进后就发生了一场天灾人祸，全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1961年)，经济一片萧条，百姓吃糠咽菜，贫病冻饿至死，数以千百万计。2011年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披露，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上刊载的一篇论文称“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250万；还有说是1700万的、2158万的、2300万的、4000万甚至8000万的，等等。难关渡过之后，百姓休养生息，然而好景不长，突然，一场冠以“文化”的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爆发了，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延续10年之久。期间，造反口号不绝于耳，破四旧，打砸抢，挂牌子，戴高帽，大批判，游街示众武斗，全国一片混乱，搅得周天寒彻。据《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记载：“文革”期间，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000余人被以现行反革

命罪判处死刑；23万7000余人死于武斗，703万余人受  
伤致残；7万多个家庭破碎。令人永远铭记感念的是农  
村中勤劳纯朴的老乡，他们自始至终坚守乡土，面朝黄  
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让城里的造反派们可  
以吃着他们生产的粮食，夜以继日地互相揪斗、批判，  
一个个变成红眼公鸡。

历经磨难的当代中国老百姓正想像他们的先民那样  
异口同声高唱“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民亦劳  
止，汙可小休……”的时候，是邓小平第一个体察民生  
艰难，提出建设小康社会。

1979年12月26日上午，邓小平和到访的日本首相大  
平正芳举行会谈，会谈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大平正芳突  
然发问：“中国将来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  
何构思的？”邓小平思考了一分钟就提出了“小康”的  
概念。邓小平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要达到第三世界中  
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小康”，“小康之  
家”的标准是人均800到1000美元。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奔小康”；2002年11  
月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7年10月  
中共十七大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  
要求”；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总蓝图”；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  
总目标中的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是处于引领地位  
的战略目标，事关中国梦的实现，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

“建设小康社会”，多么令人向往啊！但是，关键  
在哪里呢？

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  
举行。会议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定要看  
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基础在农业，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三农”  
不稳，天下难“安”；“老乡”不富，小康难“全”。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老乡说：“农村富  
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羊。”目  
前，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亿9008万人，城镇常住人口

8亿1347万人，占总人口的58.52%，乡村常住人口5亿  
7661万人，占总人口的41.48%。改革开放后，城镇化  
比率逐年提高，农村的行政村大大缩减，目前约为69  
万个。按每村设村主任和村支书各一人(有的地方由一人  
兼任)，全国主要村官大约100万人，加上副职，总人数  
突破500万大关。他们就是老乡们口中的“头羊”，他  
们“强不强”，是农村能不能富起来的关键。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后，从当年12月至2018年9  
月，中纪委打了以周永康为首的“大老虎”209只，可是  
对老乡来说，“大老虎”是“远在天边”，跟老乡没有  
直接利害关系，可是“小苍蝇”却“近在眼前”，就在  
老乡身边，因此，如果“头羊”成了“蝇贪”，成天在  
老乡身边嗡嗡叫，老乡们肯定不会有好日子过，小康目  
标就别想达到。事实也确是如此。

2018年9月13日，天津卫视开播了一部电视连续剧  
叫《啊，父老乡亲》，跟2017年3月28日湖南卫视开播  
的《人民的名义》一样，受到观众热情的点赞。如果说  
《人民的名义》是反映城市“打老虎”的反腐剧，那么  
《啊，父老乡亲》就是反映农村“拍苍蝇”的反腐剧。  
在《人民的名义》中，我们看到，一个部委的处长赵德  
汉在别墅的床上、壁柜里、冰箱内塞满了一沓一沓的人  
民币，总数超过2.3亿元；在《啊，父老乡亲》中，我  
们看到，一个当了30年村支书兼村主任的老村官申保  
国，在家中的密室内整整齐齐地码放一堵堵跟墙似的  
人民币。此人的后台是县长和县公安局长，所以他在村里  
一手遮天，有恃无恐，贪赃枉法，鱼肉村民，老乡们说  
他比《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黄世仁还黄世仁。另一个  
叫张希平的老村官，也是村支书兼村主任，他在光天化  
日之下强暴村里的少女，却花钱让村民顶罪，自己若无  
其事，逍遥法外。在中国农村，村官巨贪、小官巨腐的  
现象十分严重。十八大以来，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  
下党员、干部114万多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55万多人。  
在农村，如果不惩治村官乡霸，不铲除黑恶势力，老乡  
们是不可能过上小康生活的。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村富不富，关键看  
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羊。”头羊-支部-农村-老乡-  
小康，中共在乡村的领导人其身不正，“小康”再美也  
只能是“老乡”的一场中国式的春梦。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

# 华文是世界上最美妙的语文



文·符懋濂

文字学告诉我们：“花”的古字是“华”。所以按照字面的意思，“华文”就是“像花一样的美丽语文”。

历史书又告诉我们，数千年前就定居在中原(黄河流域)的文明民族叫华族(也叫华夏族)，他们使用的古老语文，就是华语、华文(见唐代刘知几《史通》)。

众所周知，语文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美妙非凡，我们单从华文中便可窥见一斑。我学过多种语文，若和英文、马来文、日文相比较，我发现华文最为美妙，是世界上最美最妙的语文，恐怕没有其它语文可与之相提并论！

她美在哪儿？首先，她有形体之美。在各种拼音文字中，文字仅仅是一种表音符号，经过长短不同的排列，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美学价值。反观我们华文所用的汉字，是方块形的，所以手写可以美化其形体，而变成一门视觉艺术。无论是篆书、隶书、楷书，还是行书、草书，手写都有一定的技巧、章法，所以称为“书法”。书法犹如绘画，不仅给我们以特殊的美感享受，还能让书法家表现自己的个性；所谓“人如其字，字如其人”，似乎已成为定论或共识。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书写艺术，中国已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把书法列

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次，她具有韵律之美。汉字虽是一字一音，却有高低不同的四种音调，仿佛四个音符，这在各种语文中也是独一无二。尽管初学华文的老外，觉得四声很难掌握，可是他们总觉得标准华语抑扬顿挫，非常悦耳动听，音乐感很强，在文章朗诵时尤其显著。至于华文古典诗词所呈现的韵律之美，其它语文更难望其项背。除了对仗、押韵外，有些还讲究平仄，都是可以吟唱的；自古以来，诗与歌关系犹如血肉，“诗歌”一词由此而来！许多中国小孩都能背诵诗词，少则数十多则数百首，不就是因为韵律之美带来朗朗上口的乐趣？

她妙在哪儿？我觉得她有“三妙”：奥妙、奇妙、微妙。汉字的形成很奥妙，有所谓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每一种都很奥妙，是文字学研究对象。例如会意字中的“男”字，由“田”与“力”构成，可见耕田种地是男人的本分；“妇”字由“女”与“帚”构成，规定了做家务是女人的本分；“武”字由“止”与“戈”组成，却含有以战止战的意思；“安”字清楚显示：女人在“宝盖”之下(即家中)才感到安适。此外，借助汉字部首，我们还可以知道它们所表达事物的性质，这是任何表音文字使

用者难以理解的！作为世界上最奥妙的语文，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个对比或对立的汉字合二为一词，即可以构成另一层意思，如舍得、矛盾、左右、大小、好歹、来往、手足等等。

说到奇妙，每个繁体字都有四个角，于是语文专家给每角一个号码，称为四角号码。他们利用这些号码，编成“四角号码词典”，熟悉编码后就能快速翻查词典。可见华文是可以数字化的，即可以用四个阿拉伯数字代表一个汉字。世上的各种语文排列都是单向的，只能由左向右，或由右向左，或由上向下。唯独华文排列是多向的，既可由左向右或由右向左，也可由上向下乃至由下向上。换言之，华文是可以倒读的。您若不信，请看以下实例：宋代诗人李禺写的《夫妻互忆回文诗》，顺着朗读显然是丈夫思念妻子：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阳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子。

如果倒过来朗读，却变成是妻子思念丈夫，有点不可思议吧？

子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阳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知心几见曾往来，水隔山遥望眼枯。

华文的奇妙，真的令人叹为观止！请再看看苏东坡的回文诗《题金山寺》，顺着读固然很精彩：

潮随暗浪雪山顶，远浦渔舟钓月明；  
桥对寺门山径小，巷当泉眼石波清；  
迢迢绿树江天晓，霭霭红霞晚日晴；  
遥望四边云接水，碧峰千点数鸥轻。

若从末端最后一字倒读，则诗歌所描绘的景色，同样美丽、精彩：

轻鸥数点千峰碧，水接云边四望遥；  
晴日晚霞红霭霭，晓天江树绿迢迢；  
清波石眼泉当巷，小径山门寺对桥；  
明月钓舟渔浦远，顶山雪浪暗随潮。

或许有朋友会问：宋词是否有回文词？答案是：有的。请欣赏宋代大儒朱熹的《虞美人》：

秋声一夜凉灯瘦，寂寂愁新逗。病蛩悲蟀小庭中，落月悄垂帘影翠房空。轻烟黛锁双眉恨，背镜情无准。粉残脂剩酒醒难，靠遍皱痕罗袖倚天寒。

你把整首词回文倒读，只需改变断句，还是《虞美人》：

寒天倚袖罗痕皱，遍靠难醒酒。剩脂残粉准无情，镜背恨眉双锁黛烟轻。空房翠影帘垂悄，月落中庭小。蟀悲蛩病逗新愁，寂寂瘦灯凉夜一声秋。

你想：世上除了华文，还有什么语文如此奇妙？老师们、家长们别忘了告诉你们的孩子。在未读回文诗词之前，你或许认为“倒背如流”是不可能的，是一句无意义的成语；但事实上，回文诗是可以倒读、倒背的！

至于微妙，作为表意文字，其最大特点是“语”（口语）和“文”（书面语）可以分离，即在“言异语”的情况下实现“书同文”。我们的方言南腔北调各不相同，但写成文字大家都能完全明白。汉字就像阿拉伯数字，读音并不很重要，各种方言群体都能使用、沟通。三千多年来，“言异语，书同文”的意义非常重大，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于促进、巩固中华帝国的大一统，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汉字数量多达八万余个，但只要认得四、五千个就够用了，因为它们足以构成数万复合词语以及大量熟语。例如“吃”字就可以构成“吃力”、“吃亏”、“吃醋”、“吃官司”、“吃得开”等数十个词语。而熟语（成语、谚语、俗语、惯用语、歇后语）所呈现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包括为人做事的道理，更值得我们津津乐道！有些熟语含有褒贬成分，使得寓意异常精确、微妙。例如“屡败屡战”不同于“屡战屡败”；“雄心壮志”不同于“野心勃勃”，“高瞻远瞩”不同于“好高骛远”。

华文美妙之处，其实还有很多，以上只不过其中的重要部分。

**（作者为本地资深教育工作者）**

# 了解子宫肌瘤 不谈瘤色变



文图 · 李日琳

**子**宫肌瘤(leiomyoma)是女性生殖器官最常见的肿瘤，女性初潮之后任何年龄都可能长肌瘤，其中以30-50岁女性最多见。子宫肌瘤大都属于良性肿瘤，仅有少过0.1%的肌瘤会转变为恶性；肌瘤通常为单发或多发，可生长在子宫浆膜下，或子宫肌壁间或子宫粘膜下。子宫肌瘤不会遗传，但若家族中有肌瘤病史，罹患率会比较高。

子宫肌瘤形成的原因不明。有关子宫肌瘤的相关因素研究认为子宫肌瘤具有性激素依赖性，和雌激素过高有关。特别是生育期女性的雌激素(estrogen)过多会刺激肌瘤持续生长，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怀孕后肌瘤会生长更快，而绝经后生长缓慢，也会慢慢缩小，但不会完全消失。

研究也显示某些生长因子(growth factors)会影响肌瘤生长，这些因子和女性荷尔蒙不同，即使绝经后生长因子也不会减少，所以某些肌瘤在绝经后不但不会缩小，还会继续生长。

60%的子宫肌瘤患者无明显症状，一般都在体检时被发现；40%的子宫肌瘤有如下症状：

1. 经期延长，月经点滴不尽或大出血、崩漏
2. 因出血过多引起贫血
3. 腹胀或腹痛
4. 尿频、尿不尽或排尿困难
5. 便秘
6. 腰痛
7. 因深层静脉血栓引起下肢肿胀

8. 可能引起不孕或流产
9. 比较罕见的症状包括怀孕期间会因肌瘤“红色变性”(red degeneration)，而产生腹痛，需服止痛药，但不至于引起流产或早产

西医治疗子宫肌瘤，需要根据患者年龄、有无生育要求、肌瘤大小、症状及病情的严重性等综合考量。常见的治疗包括：

中小肌瘤<5cm，无严重症状，具有生育要求的可以考虑保守治疗。没有症状的需定期监测肌瘤的生长情况；出血过多的可给与止血药或子宫环止血，或使用激素治疗，造成暂时停经以控制肌瘤生长。

肌瘤较大，有严重症状的，可以手术治疗。手术包括通过宫腔镜或腹腔镜剔除肌瘤；或者对于无生育要求的患者，可进行子宫全部切术。

## 中医对于子宫肌瘤的认识

中医里没有子宫肌瘤这个病名，子宫肌瘤属于腹中包块，中医将子宫肌瘤归于症瘕一病中。妇女下腹部胞中有结块，伴有或痛或胀或满，甚或出血者，称为症瘕。坚硬不移，痛有定处称为症；推之可移，痛无定处称为瘕。中医认为大多症属血病，瘕属气病，症瘕彼此相连，难于分割。

症瘕的形成多与正气虚弱，气血失调有关。常见的因素包括：

1. 气滞：七情内伤，肝气郁结，血行不畅，气聚血凝，滞于子宫，结成症瘕





桃仁粥



玫瑰藏红花茶



姜艾薏苡仁粥

2. 血瘀：多因经期感受风寒，或产后余血未净，或忧思愤怒，血气不和，引起血瘀。瘀积日久，久而不消，就积聚成为症瘕。
3. 痰湿：脾肾不足，阳气虚弱，脾失健运，水湿不化，聚而成痰，痰滞胞络，与血气相结，积而成症。

## 辨证治疗子宫肌瘤

辨证治疗，首先要辨是气病还是血病，是新病还是久病。气病，主要气滞引起的，以理气行滞为主，配合理血活血；血病，主要是血瘀引起的，以活血破瘀散结为主，佐以理气。新病体质较强的，可以宜攻宜破；久病体质较弱的，可攻补兼施，随证施治。如：

**气滞型：**气滞引起血行不畅，患者常有小腹胀满感觉。可用香棱丸行气导滞，活血消症。选用草药有：木香、丁香、三棱、枳壳、莪术、青皮、川楝子、小茴香等。

**血瘀型：**淤血内阻，冲任失调，患者常有月经量过多或经期延后，可用桂枝茯苓丸活血散瘀，破瘀消症，选用草药有：桂枝、茯苓、丹皮、芍药、桃仁等。

**痰湿型：**痰湿下注，患者常有带下过多，胸脘痞闷，可用开郁二陈汤理气化痰，破瘀消症，选用草药有：姜半夏、陈皮、茯苓、青皮、香附、川芎、莪术、木香、槟榔、苍术、生姜、甘草等。

中医治疗可以有效地改善病人出现的诸如：月经不规律、疼痛、崩漏、或漏下不止、带下增多、不孕等症候，并对控制肌瘤的生长都有一定的疗效。特别是一些临近更年期的患者，想要采取保守治疗的，可尝试中医治疗。

## 保健食疗小贴士

中医认为症瘕，子宫肌瘤多与气滞血瘀有关，所以平时工作压力大的人可以多喝玫瑰花茶疏肝解忧；也可以时常煮点桃仁粥来消除体内的瘀血。

### 桃仁粥：

**做法：**10克桃仁捣碎装入过滤袋中，和40克白米共煮成粥，一日2次，空腹食用

**作用：**具有消瘀散结的作用。桃仁性平，可活血化瘀，能改善子宫血液循环，预防经血不净而形成瘀血。适用于瘀血体质的人。

### 玫瑰藏红花茶：

**做法：**干玫瑰花7-8朵，藏红花5-6根，开水冲泡，当茶饮。

**作用：**玫瑰花疏肝理气，藏红花活血调经。此食疗可以调理气血循环，并能祛斑，特别适合压力大导致肝气郁结体质的人。但月经量多的人需慎服。

### 姜艾薏苡仁粥：

**做法：**将干姜、艾叶各10克，加水煎煮后取汁，另取30克薏苡仁煮粥至八分熟，之后加入药汁同煮至熟，放温即可食用。

**作用：**具有温经、散寒、化瘀、除湿及润肤功效，适合寒湿体质的人。

(作者为中医学博士)

# 南亚圣果： 余甘子



文图 · 李喜梅

## 南亚圣果

在邻里市场附近小店遇见，外貌如小弹珠，些许蜡质，泛着苍白的浅绿；果子表面有几条白色筋纹；数一数，工整地划分成六片。每颗果俱同，心里忖度，果子表面纹理如此分隔，内部果核会如何呼应？

只因屠妖节庆前夕，好友T发来友族常食用的Amla果的图片与说明到群组里，浅色明亮小果，寓意一个圆美的节庆祝福！T特别强调华人俗称“油柑”。这个名字犹如一响钟，唤醒梦中人：这不就是狮城小印度街道旁蔬果摊常见的小果？我等却熟视无睹？

上述小店的一位印族小弟，见我在店前踟蹰、观望，机警地迎前来，笑容可掬地挑了几颗，怂恿我带回家尝尝：新鲜吃即可！不愿辜负美意，我掏出一个“金币”，接过袋子。手拎着，脑里回味着这睽违半世纪的名字——既陌生又熟悉的小东西；试图琢磨、追溯舌尖的记忆，曾经是怎么样的滋味？

## 阿嬷蜜饯

“油柑”（或“油甘”）并非柑橘，而是上世纪60年代物资匮乏时候，流行的蜜饯名称。童年时乡居潮州人集聚的小渔村，每逢传统节庆，乡镇民间组织总会筹潮州地方戏曲（俗称“大戏”）酬神及娱众。夜幕低垂

时分，小孩跟随大人四方涌入看戏；戏台前一排排长木板凳，大人坐着看台上演出，小孩站着看着台前热闹；而比“大戏”更吸引淳朴孩童目光的是作小买卖的流动摊贩，尤其那一手捧着大搪瓷盆；其上叠着各色蜜饯零食的大叔，在黑压压的人群中边穿梭、走动，边用潮州话高声吆喝着“甘草橄榄、油柑、乌梨、亚答籽……”

“油柑”和“乌梨”都是潮汕名产，加工制成香甜爽口的蜜饯；用椰叶细支穿串而成，叠在搪瓷大盘里，堆得高高的，淋上甘草糖油，发出耀眼的亮光；在地方戏曲大锣大鼓的喧闹、热烘烘氛围中，散发着令孩童难以抗拒的诱惑与魔力！当年还有不少杂货店铺门前陈列的大玻璃罐，装着各色各味的蜜饯摆卖；路过孩童常不由得放慢脚步行注目礼！

## 根植亚洲 情系民间

“油柑”是狮城立国时期，民间华人所熟悉的果品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蜜饯和许多零食，也随着我辈童年的脚步，走出陋巷，走出人们的视线；如今，社会先进，物资丰裕的时代，人们选择多元化，孩童早已看不上这类零嘴了。在几乎被淡忘的时刻，蓦然回首，竟然发现此果一直默默以朴实、鲜活的形态，守护着友族的物质与精神空间。

中文名称为“余甘子”，亚洲地区民间食用/入药历史悠久的果蔬，包括中国南方，香港、台湾、中南半岛等地。鲜果入口味带酸涩、口感脆爽；之后，齿颊余味甘甜，生津留香，故得此名；拉丁学名Phyllanthus emblica，地方名称：阿米拉果Amla fruit，印度醋栗Indian Gooseberry，中国云南地区称“滇橄榄”，叶下珠属植物。曾以梵文名“庵摩勒”(Amalaka)流传入马来世界中，名字被沿用，称为马六甲树(Pokok Melaka)。早年随着印度商旅进入东南亚，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即以此树为地名。

普遍为印度人所钟爱。原产喜马拉雅山地区，那里被视为兴都教大神毗湿奴隐居与修行之处，信徒们因而常以此果供奉毗湿奴等神明；在历史悠久的古印度草药疗法(阿育吠陀)里，用于降血脂、抗老抗氧化及瘦身等。

在中国民间有两千余年药用历史，也属藏族药品。据悉，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早有相关记载，谓此果有“久服轻身、延年长生”之说。

此果富含单宁质，害虫不侵，因此被认为无农药保健食品。其他用途广泛，可作棉质纤维媒染剂，以及制作墨汁、洗发剂、护发油等；树的干燥叶也可收集作枕头填料。

因为近年来先进国家的深入研究，确认余甘子营养、药用、养生价值高，包括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其内维生素C含量极高且稳定，远远超越柑橘类水果，即便是加工后仍能保有，被认为具润肺化痰，

生津止渴之效。市场需求带动生产，如今一些地区，如台湾苗栗等地已开始人工种植。

## 马六甲以此木为名

如上文所述，余甘子母树于马来世界中，被称为马六甲树(马来语Pokok Melaka)，马六甲地名源自此树。

话说当年巨港王子拜里米苏拉王子在马来半岛一河口附近狩猎，靠在树下歇息。忽见一只鼠鹿被猎狗追赶，逼至绝境时，狗急跳墙；小鼠鹿为求生，自卫反攻，奋勇一踢，正中猎狗鼻尖，后者落荒而逃。王子非常赞赏小鼠鹿的智勇，问随从该树的名字，并以此树为该处地名。

现今游览马六甲河区时，堤岸边种植着成排的马六甲树，风吹枝叶婆娑，轻述着风下之乡的古早故事。狮城植物园以及东部友努士(Eunos)的公园连道等处也种植此树种，属于区域名树。

那日带回八个小果，分开数日细品尝；咀嚼着味苦涩的果肉，领会着舌间余甘，宛若人生的苦尽甘来滋味。啃净果肉，剩余暗色坚实果核，清晰显露出六棱，核表线条流畅利落，匀称均分，短细的果柄牢固地衔接着，甚为独特标致！

据悉，一些印度古兴都教寺庙建筑群的主楼顶盖圆盘石刻部分称为Amalaka，其建筑设计灵感即来自此南亚圣果的经典果核！

(作者为新加坡植物园与亚洲文明博物馆中文解说/导览员)



余甘子 - 马六甲树



陈列在小印度街边蔬果摊上的余甘子

文坛掠影。

# 不忘初

心  
骆明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 下南洋躲避战乱

1935年9月19日出生于厦门禾山的叶昆灿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他上面有个年长一岁的姐姐。看着姐弟俩一天天长大，做父母的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他俩都是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的受益者，毕业后即投身教育工作。他们没有太大的奢望，只求孩子们平平安安地长大，像他们一样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然而，就在昆灿即将两周岁的时候，这个貌似平淡无奇的愿望却被宛平城上空传来的枪炮声击得粉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鬼子长驱直入，一个又一个城池相继沦陷。两个月后，昆灿的父母只好做出去国离乡的决定，他们带着一对儿女挤上开往南洋的轮船，来到了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的新加坡以躲避战乱。

抵达狮城后，父母先在美芝路一带任教，后来被聘请到距离巴耶利峇路两三公里的椰园办学。那里到处都是挺拔的椰子树，人们住在椰树间隔处的亚答屋里，鸡犬相闻，日子平静而安稳。不满6岁时，昆灿进入光华学校就读小学一年级。本以为从此即可日日尽享读书之乐，谁知就在他入学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跨过新柔长堤，踩踏在了马来半岛南端这个蕞尔小岛上。

## 日治时期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所有的学校都被迫停课，刚刚摸到书本的昆灿心不甘情不愿地把手缩回来，离开学校回到了家里，沦为乱世民的一家大小惶惶不可终日。为了躲避日军的“大检证”，父母只好把学校的华文书用油纸包好藏在马桶底座下，然后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偷偷摸摸地给孩子们讲讲华文故事或者在昏黄的油灯下教他们读书认字。昆灿记得那个时期曾读过两本书，一本是《徐文长笑话集》，另一本是《蛮荒历险记》，虽然不能认全所有的文字，不能理解全部的内容，但却让他知

道了一件事：那就是读书是一件有趣的事。

但在日治时期，所有的孩子们不但失去了堂堂正正入学读书的权利，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以自保，饿肚子更是再平常不过。所以那时的民众除了保全性命外，他们每天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想办法填饱肚子。

这个时期对昆灿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母亲，她常常对昆灿说：“世上只有懒人，没有懒土，如果懒惰的话，做鬼也抢不到金银纸……”

年纪小小的昆灿不想做懒人，他在自家屋前开辟了一片田地种植起瓜果蔬菜来，还跟姐姐一起养鸡、养猪，一起去远处为一家大小挑食用水。

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勤劳、自律、凡事亲力亲为的好习惯。

## 求学时代

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年零八个月，日军撤离，战争结束，社会秩序趋于正常，学校陆续复课。因为年龄的关系，昆灿直接跳入住家附近的导桥小学读三年级，半年后，父母把他送去了位于小坡亚美年街的道南学校。那是一所颇正规的学校，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导师——教了他半年华文的郑梦周老师。郑老师要求每个学生来校时必须带两本华文故事书放进一个书橱里，然后大家相互交换借阅，同时还鼓励学生跟着他一起去书店买书，每人一到两本，买回来后大家相互借阅。当时的校长林居仁先生也鼓励学生去书店看书、买书。通过大量的阅读，昆灿对华文的热爱与日俱增，这为他日后进入中正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华文文学殿堂的大门。

进入文学氛围浓厚的中正中学后，昆灿才知道原来郑梦周老师就是以中篇小说《秀子姑娘》而名震本地文坛的姚紫，后来他主动帮姚紫推销他的《文艺报》，并从他那里取得了编辑刊物的经验。

幽静秀丽的中正中学藏书丰富，每本图书最后一页都写有“坐拥百城”字样。走进“书城”的昆灿如饥似渴，他开始有计划地大量阅读起来，从巴金、冰心、庐隐到徐志摩、朱自清、鲁迅、曹禺、夏衍，再到契科夫、莎士比亚、屠格涅夫、大仲马、小仲马等，高中时开始涉猎中国古典名著。他读书既多又快，每天一本甚至两本，这种阅读习惯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

那时的中正中学设立了一个壁报，叫做“汇流”，用来张贴学生的优秀习作，进中正不久，昆灿的一篇习作就被老师选中贴在了壁报上。中二时他参加了《南方晚报》举办的征文比赛，获得安慰奖。以此为起点，他开始了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跋涉。

高中毕业后的1956年，他顺利进入刚刚开办的南洋大学中文系。大二时，他提出了创办文学社团的设想，并如愿成立了“创作社”。后来在凌叔华教授的鼓励下同其他五位同学（丁上白、丁上红、梅炎添、谢添顺、章邦枢）每人出50块钱办起刊物来，但因注册不到刊名，只好采取每期一个刊名的办法，先后出版了四期，书名分别叫做《夏天的街》、《现阶段的马华文学》、《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十五年来的马华诗歌》，这些图书对于新马华文文学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 从荆棘中走出路来

1959年，叶昆灿从南洋大学毕业，作为第一届毕业生，他在谋职的路上被碰得鼻青脸肿后才在联邦彭亨州觅得一份教员的工作，第二年方进入母校中正中学教书。1970年他调离中正来到公教，4年后担任校长，直到1983年离开教育界。在长达24年的教职生涯里，他除了自己坚持写作外也积极培养写作人才。他曾指导公教学生创办名为《学文》的刊物，培养了一批文学爱好者，后来成为本地华文作家的梁文福、柯思仁、黄意会等都曾是《学文》的主要撰稿人。同时他也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每天在报栏里张贴报纸供学生阅读，一方面为他们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另一方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一举两得。

除了本职工作外，他也积极参与社团活动，并表现出极强的组织能力。早在1962年，他就接手教师会的工作，并于次年担任了秘书，随即提出复办《南洋教育》，后来又创办了《新加坡青年》、《中教学报》，以期让更多人喜爱华文并用华文创作。

以此同时，他以司徒文、刘心、刘步、赵明、唐尼、胡笳、司马路、丘野等为笔名大量撰稿，1974年他开始以骆明为笔名，谐音“略明”，意即“大略明了人性之复杂、人心之难以捉摸”，亦包含看破红尘、顿悟人生之意，从此骆明取代本名叶昆灿享誉文坛。

1977到1983年间，他经由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出版了8本文集，作品之丰可见一斑。

## 新华文学的推手

1975年的某一天，时任教育出版社总经理的何家良携属下成员烈浦与教师会的骆明、杜诚及在大学任教的杨松年、王润华聚餐时提议创办一个像样的刊物以摆脱对海外刊物的依赖。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支持，次年，《新加坡文艺》第一期由教育出版社出版，销路不错，反应良好，但到第四期出版时受时局变化的影响，销路大不如前，甚至入不敷出。教育出版社表示无力支撑下去，必须另寻出路。1980年，他们6人联名注册了“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十年后更名为“新加坡文艺协会”），杨松年任会长，骆明任副会长。开幕典礼的第二天即成功举办了国际华文文学研讨会，开创了本地举办国际文学研讨会的先河。第二年又成功举办了区域女作家研讨会，反响热烈，盛况空前。

1983年骆明当选会长，此后长长的30年里，他以推动本地、本区域华文文学发展为己任，带领文艺协会逆流而上。期刊《新加坡文艺》、《新加坡文艺报》从未间断，新加坡华文文学丛书一本接一本破茧而出。同时致力于策划和筹办华文文学活动，诸如举办文学讲座、书刊展览、文学交流活动、各类文艺营、国际间作家互访活动、组织征文比赛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88年开始举办的两年一期的“亚细安华文文艺营”、1990年设立的“向文艺敬礼”及1991年设立的“新华文学



骆明出版的著作

奖”。这一系列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促进本区域华文创作，推动亚细安华文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骆明先生自始至终的坚持。

2002年他开始筹备“华文文学馆”，十年后文学馆如愿落成，此时，身体开始走下坡路的骆明终于卸下重担，淡出文坛。

但他并未因此而放下手中的笔。2017年出版的《怀旧集》是他的第29本文集。

“我手头整理好的文稿最少可以再出三本书。”他说。

总结自己走过的文学之路，83岁的骆明先生目光深邃而悠远。“有怨无悔。”轻轻吐出这四个字后，他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 后记

欲熟知骆明绝非易事，因为他历经的事实在太过庞杂——除了本职工作外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参加社团活动，而他的社团活动又始终没离开过出版刊物，期间的琐碎不言而喻。回忆往昔，他的内心极其复杂但又异常冷静，超然事外又深藏其中。三个多钟头的访谈他几乎没什么笑容，喜怒哀乐完全不形于色，但送我到门口时他挥手告别的身影却一直留在脑海，挥之不去。突然想起三天前是他的83周岁生日，如果那天记得打个电话过去说声“生日快乐”那该多好啊……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艺术长廊。

一心一意的艺术家

翁锡礼







文图 · 邹璐

**约**好了去翁锡礼的家拜访他，安静的午后，天就下起雨来。雨也不大，淅淅沥沥的，空气变得更加清新，心情也随之清爽恬静，感觉是可以慢条斯理地做事，细枝蔓叶地说话的好时光。

翁先生的家在城市中部，两层楼的私宅。走进院子，就看到收拾得极为整齐，显得生气勃勃的庭园，与花草树木、雕塑、装置，让人想起他曾经工作长达19年的国家公园局以及展示了他的众多设计作品的新加坡植物园。其实，他的家就是一个微型植物园，他始终爱和一些花草树木相伴。

家里同样也是干净整洁的，墙上挂着翁先生近年来的油画创作，多是以植物花卉为主，带出家居的优雅氛围，室内室外浓浓的南洋热带风情，非常协调一致。我常常觉得要了解一个画家，其实不单要看他的创作，还需要更多了解他的生活、他的创作环境、他的艺术成长历程。只有当这些信息全部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对艺术家的创作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另一方面，从研究的角度，也让人特别珍惜与画家面对面的机缘。屋外细雨一直在下，屋内，我们的话题随着画家的娓娓道来徐徐展开，度过一个愉快的午后。回到家再仔细阅读画家去年出版的画集，更有一一印证的契合和美好。

## 画集全面展现艺术人生

《一心一艺》是翁锡礼迄今为止收集整理较为全面的一本画册，据说为了做这本画册，他从事广告设计的幼子花了近一年时间协助他进行制作出版工作。但一切都是值得的，通过这本画册，尤其是经过画家的亲自梳理，能让读者对其艺术成长历程，以及不同时期的艺术创作有更为深入全面的了解。

书中将其个人艺术创作分为五个单元，分别是以描绘新加坡植物园景物为主的“心向”；以各地旅行经历为绘画内容的“淡行”；以胡姬花等花卉为题材的“润心”；以及回顾他的园林景观雕塑、装置艺术、邮票、钞票、硬币等重要设计的“缘聚”；最后是艺术家早期艺术创作的“重温”。这些过于诗化的标题，读起来感觉比较抽象，不妨细致阅读



《来来往往》2017 (油画) 100×60cm



《错落有致》2017 (油画) 100×60cm

收录其中的画作，可以让我们对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及成长历程有更多了解。

艺术家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相反，他们这一代艺术家，从早期求学无门，蹉跎岁月；到后来追随导师，如饥似渴；再到后来一边工作，养家糊口，谋生奋斗。他们都是三五成群，结伴写生，互相磨砺。他们是一个群体，很有时代产物的感觉。个人认为，翁锡礼最具艺术气息的创作是在他的早期，在画册中他将之列为“重温”，收集了从1960-1970年代的油画创作共16幅。

翁锡礼1941年生于中国广东潮州潮安，8岁时随母亲移居新加坡。1957年他进入画家沈雁创办的新加坡艺术学院学习西洋艺术长达3年，这是一个晚间课程，每周两节课，对小小年纪就开始做工的他来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3年里他专攻素描，打下绘画基础，并于1960年代开始就与同伴参加“六人画展”、“东南亚文化节”等，崭露头角。

早期作品多以街头写生为主，以写实的手法描绘当时的街景、社会。如：表现河水山大火之后的《失去的家园》、小印度耍蛇变魔术的街头即景《扣人心弦》等，色调极为沉郁凝重，让人有一种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郁结苦闷，但也有“回首向来萧瑟处”的时代脉动，画出了那个时代质朴、砥砺、顽强的精神。这种不可复制、无可替代的时代感是这批作品的可贵之处。

## 作品是画家性情思想的再现

其次非常值得推荐是“淡行”部分，共收录画作57幅。个人认为“淡行”系列更能体现画家的创作实力和他的性格、思想和情趣。这一部分作品大多是画家在2009年正式从国家公园局退休之后，专注于艺术创作，成为全职画家的作品。

这期间他去过不少地方，如故乡中国潮州、台湾、泰国、尼泊尔、缅甸、马来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周边国家，画家也远赴印度、法国等地。画家是一个对人对事有温情的人，在他的笔下，热衷于描绘当地人的居住环境、生活场景，尤其是建筑物、街景、集市、乡村民居等，并且喜欢在风景中添加一些隐约的人物，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以简约的笔触略略勾勒，将观众引领到当地人的生活实景中。

画家性格温和谦逊，新加坡知名收藏家、国家美术馆创馆主席许少全曾在文章中描述说：“（翁锡礼）是一位轻声细语和谦逊朴实的男人，同时也是一位疼爱妻子的丈夫，宠爱孩子的父亲和厨艺精湛的厨师。”他的话非常贴切地概括了画家。由此来看他的作品，我们似乎对他的取材取景有更多会心的理解。以画册中多幅印尼各地风情的作品为例，作品中有喧腾忙碌的集市、有当地女子成群结队去拜神的古庙、有日惹婆罗浮屠的神圣，有巴厘岛海神庙万众崇拜的辉煌，此外，也有当地传统斗鸡的惊险刺激和女子焚香祈祷的肃穆庄严神秘。画家热衷于观察和描绘这些最具当地人生活实景的细节，在画面处理上，细节处细致入微，概括处抽象渲染，显示出创作上收放自如的从容。

创作于2012年的《漫步在古朴小巷》，画面上建筑物呈左右对峙，这是画家比较喜欢的取景和构图。画面从中间向两边有一种叙事延展的空间流动感，光影交错，在光影的带动下，两位穿着传统服饰的当地女子，头顶贡品从画面中施施然走过。感觉就是巴厘岛寻常可见的一个擦肩而过，却让人有忍不住回头张望那远去背影的忽然一丝心动，心里悄悄掠过一个念头，想要把这个瞬间永远记住。

翁锡礼说，他习惯凭记忆画画，记住风景，而不是依赖照相机画照片。想要画出印象和记忆中的风景，所以在处理画面两边的建筑物时采用概括和省略的手法，充满模糊印象感，但由于独特色彩的运用，斑驳中带着迷离，仿佛是所有去过巴厘岛的游客，对于那个美丽岛屿带着神秘色彩的残梦回忆。

## 倾向于画古朴黯淡景色

2011年完成的一幅《水上人家》，作品构图和色彩都十分简约，却很出彩，令人回味。这幅宽1米高75厘米的画作从色彩上可以概括为四个层次：由低到高分别是透着湖蓝和灰绿的湖水；黄浪翻卷的水面以及搭建在船上的茅草屋顶或简易帐篷的住家；衬着远景高棉特有的晴空，画面让人联想起当地百姓的生活，内心顿生悲凉和同情。

洞里萨湖上的居民和岸上人家每年跟着湖水不停迁徙，旱季和雨季时湖水位落差可高达十米，虽然水流退却后的土壤变得肥沃，当地盛产稻米，但百姓的生活依



《牛车水街景》2014 (油画) 80 × 65cm



《祈福》(印尼巴厘岛) 2009 (油画) 74 × 54cm

然是贫瘠的。画面以简约的手法，描绘出当地人简陋贫寒的居住条件，富有节奏感和力度的笔触，让这些水上仓惶的茅草屋有风雨飘摇的动感。随着湖水荡漾，终生漂泊的水上人家，在现实生活中同样载浮载沉，风雨飘摇。整幅作品构图简略，色彩简约，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翁锡礼表示，由于从小在乡间长大以及少年成长经历，他倾向于画古朴暗淡的景色、乡间破败的老屋、普通百姓的日常是他关心的创作主题。分别创作于2005年的《郊外的旧棚屋》和2008年完成的描绘中国福建土楼的《层层叠叠》，就体现了他的创作思想和人文关怀：细节描写触动人心，作为民居的建筑物都有倾斜颓败之势，却又被牢牢支撑起来，显示出当地百姓与现实抗争，积极进取，逆境求存的顽强生命力。而分别创作于2008年、2012年的表现中国福建乡村景象的《幸福小径》、《放牧的日子》，则带有淳朴清新的田园气息。

## 年纪越大，追求奔放画风

翁锡礼少年时，由于照顾家庭，早早放弃求学的机会，在祖父的古董店帮忙。经过3年专业艺术培养后，他加入电视台工作，后也供职于教育出版社、建屋局。做得最久的是国家公园局，让他的职业生涯达到了连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业顶峰。他被认为是本地最有成就的邮票、纸币、硬币设计师，植物园以他的名字为一种胡姬花命名。画册中的“心向”系列就是以植物园的地标建筑、经典景观、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植物园作为绘画内容的系列创作。从时间上看多是近年作品，显著特点是：画家在努力摆脱原本的传统写实风格，向抽象写意概括的风格转变。

以2007年完成的《睿智的共存》和2016年完成的《和谐之秘》为例，同样是描绘热带植物特有的气根纵生交错，间隔10年的两幅画作带给人明显不同的观赏体验，2007年的作品，植物枝干挺拔、强劲，富有生命力，光影的处理更趋向写实效果，生动自然，局部刻画丰富了视觉感受。而近年作品则强调色彩的过度、交融、渲染、弥漫，从而希望带出一种律动。

看到“润心”系列，眼前的明媚会带给观众愉悦之感，这是以胡姬花为主要内容的系列创作。画家从小在中国潮州乡间生活，祖父母是花农，所以花卉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在心里自由生长，近20年的植物园工作经历，更是让他每天与花卉植物相依相伴。他的花卉作品，可以说是他的生命底色，心灵律动，因此有关花卉主题在画家笔下有罕见的热情、奔放、浪漫、蓬勃。他以成片成片同色系花卉为主要描绘和抒情对象，不拘泥于细节的处理，直接渲染成一大片生机勃勃的花海，让观者无不为之动容，心旌荡漾。

翁锡礼轻声细语的说话，总是提醒自己要以一种谦逊感恩的心做人处事。他有意识回避谈论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更津津乐道于当下的艺术创作。相信这位一心一意于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将会以他的坚持成为终生艺术家。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封面作品：《史密斯街》2010 (油画) 59.5 × 74.5cm)**

### 参考资料：

1. 《一心一艺——翁锡礼画集》(2017)



# 马新可有农民阶层？



文·廖文辉

**王** 赓武在1960年代以中国四民社会的角度来观察马新华人社会，提出“商”“工”两阶层的看法。他认为马新以商人阶级为主导，包括商人和店主，处在社会阶层的较高层级，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而工的阶级则包括手工业者、职员、教师和小土地占有者。后来颜清湟据此修正为商、士和工三个阶层。商阶层由商人、店主、进出口商、种植园主、房地产商、金融业主、锡矿业主组成；士包括外国和华人公司职员，政府低级官员、译员、学校教师和专业人士；工则涵盖手工业者、店员、种植园工人、矿工和人力车夫。<sup>[1]</sup>

两位学者基本倾向将从事农事的华民纳入“工”这一阶层，没有将“农”视为独立的阶层。这样的观察可能基于19世纪国际市场对锡米的大量需求，刺激了马来半岛锡产的开采，加上中国闽粤战乱和谋生艰难的推力，促使大量华民出洋采矿。从北霹雳太平至森美兰形成一绵延修长的矿脉，大量的华工集中在此开矿，工人阶层的出现至为明显。其次是20世纪以来，大量树胶园丘的出现，属于工人阶层的割胶员工大量涌现。由于锡米和树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矿工和胶工成为焦距所在，淹没了华人在农业方面的贡献。其次，亲属网络移民不似苦力贸易般引人注目，但却是19世纪以来极

为主要的移民方式，尤其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这些移民大部分散布于各村落市镇，从事垦殖。黄氏登进族人在1910年代移入巴生发展，主要以务农为主：

百多年前，前人南渡此地，从事行业多依循在中国家乡以农为本的经济型态，垦林种植，以树胶、椰子、咖啡等为主，尤其在甘光集居之时，皆以务农为主。移居它处，如巴生、吉隆坡、乌鲁音或柔佛洲巴罗等地，从事行业也稍起变化，除了种植业，也朝向工商、矿业、地产、建筑等方面发展。<sup>[2]</sup>

彭亨州的直凉也有类似的情况：

华人即搭建房屋散居于周边的森林或胶园从事砍伐森林，耕种农产品和树胶，以及割胶糊口。农场品种植方面，最早有鱼藤<sup>[3]</sup>、木薯、甘蜜等，也有少数种稻以满足粮食需求。是时英殖民政府并无管制土地开发，华人相继涌进垦荒。<sup>[4]</sup>

柔佛麻坡巴口的杜氏移民在20世纪伊始，主要以种植和割胶为生，附近散布了许多以“芭”“园”为名的村落，顾名思义皆以垦殖为主。柔佛居銮的巴罗(Paloh)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市镇，树胶为其主要的经济命脉，橡胶园丘的面积由1906年的4,362英亩，在短短的四年内增至43,517英亩。薯粉和咖啡次之，依次还有椰子和黄梨。<sup>[5]</sup>至于砂拉越则以成批引进华民垦荒的方式来开发，而有福州垦场、广东芭和兴化芭。由此可知，打从19世纪后期开始，华人的农民阶层基本就已经存在，英国的观察家甚至看到一些苦力在完成契约期限内的工作后，即向城中店主借贷，然后找一方空地开垦，清除荆棘，种植蔬菜、林木和蓝靛，然后再种植胡椒和甘蜜。<sup>[6]</sup>到了20世纪开始，随着更多华民的进入，这个阶层其实不断地在扩充，人数绝不亚于“工”的阶级。故此“农”这一阶层是个极为庞大的群体，事实上存在于早期华人社会，而不应将之纳入“工”的阶层。

荷兰东印度公司专员舒登在1641年的报告中有这么一段：“华人店主、工匠及农夫三四百人，准予彼等在认为方便之时刻，定居在城内。惟对居留区内之园地，须负垦殖之责……介于三宝山河及南郊间之已毁园地，

应当租予荷人、葡人、马六甲人及华人从事耕植。”<sup>[7]</sup>文中提及华人的三种职业正是“商”“工”和“农”，无可否认地是华人从事耕植至少在荷兰时期已经是极为普及的行业。英人克劳福(John Crawford)在其著述中也特别论及是华人从中国将农耕法引进马新。<sup>[8]</sup>

事实上，19世纪和20世纪初，马来亚种植园农业的发展，主要是华人和欧人拓荒者的努力成果，华人垦殖民追求用小本求急利，而欧籍移民则侧重长期投资。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华人在开发出口导向农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欧人大；20世纪开始，欧人的角色才日益吃重。19世纪华人垦殖民主要是采用“轮耕法”，种植的作物主要是木薯、甘蜜和胡椒。木薯的种植主要在马六甲和森美兰，甘蜜、胡椒和黄梨的种植则在柔佛。早期的槟榔屿也有引进苏门答腊的胡椒尝试耕种，但不成功。另外，在威省和北霹雳则有华人的甘蔗种植园。<sup>[9]</sup>

1920年代以后，胶价上涨，需求增多，开始有农地改种树胶，有更多的华人投入割胶工人的行列。但农民阶层的存在，从各类文献记载显示的信息，无疑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马来西亚以农立国，中国华民南来也是从农村出来。在马来西亚，除了因采锡兴起的城镇，还有更多是通过垦殖而形成的聚落。如果说战前乃至1960年代以前没有农民阶层，似乎是个难以想象的事情。

**(作者为新纪元大学学院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 注释：

- <sup>[1]</sup> 颜清煌著，粟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89)，页132-133。
- <sup>[2]</sup> 作者不详《本会史略》，《登进大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巴生：马来西亚黄氏登进家族会，1997)，页58。
- <sup>[3]</sup> 鱼藤是有毒植物，经过压榨以后，可以挤出乳白色液汁，马来人多用来在江河中中毒鱼，故也称为鱼藤。华人则以水调稀，喷洒在农作物上，以毒杀植物的害虫。详见许云樵等编《星马通鉴》，(新加坡：世界书局，1959)，页94。
- <sup>[4]</sup> 廖文辉编《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加影：新纪元学院，2013)，页14。
- <sup>[5]</sup> 张纹综编《百年巴罗华人志》(巴罗：巴罗新村委员会，2016)，页59。
- <sup>[6]</sup> J. 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5; James Low, *Dissertation on the Soil & Agriculture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 of Penang, or Prince of Wales island,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Singapore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42-43.
- <sup>[7]</sup> 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城：光华日报社，1950)，页20。
- <sup>[8]</sup> John Crawford, *History of the India Archipelago*, Vol. 1, Edinburgh: Archibald Constable and Co. Edinburgh, 1820, p136.
- <sup>[9]</sup> James Jackson,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赖顺吉译《垦殖民与冒险家》，载《资料与研究》，第25期，1997年1月，页55-57。

青青芳草。

尤今推荐

# 青蓝色的月亮

文·吴欣妮（中四）

去年的十二月十八日，舞台上最闪耀的星星成了天上最耀眼的一颗星星。

七年前，在表哥表姐的影响下，我开始关注他。这七年来，他的歌声伴随着我成长，他激励人心的歌词就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里的亮光，引领我走出黑暗。

我刚上中学时，没有几个朋友。每当休息时间一到，我总会只身坐在教室里，取出耳机，听我最喜欢的歌《一日的尽头》。在情绪备受煎熬的时候，我总能从他的歌曲中找到安慰。“辛苦了，你是我的骄傲”这一句是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每每听到此处，一股暖流总会涌上心头，那种感觉让我特别心暖。

对我而言，他不仅仅是一个偶像，他犹如拥有相同体会的知己，也像个大哥哥，让我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安慰，同时领悟人生。他虽是个歌星，但与粉丝相处时从不拘谨，还会拉近与粉丝的距离。他曾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有高兴的事会陪你一起笑，有悲伤的事会陪你一起哭，有生气的事会陪你一起生气，我会一直在你身旁！”我一直很敬重他，因为他创作的出发点是想通过音乐来安抚更多人。他的这份善心也让我想对周围的人好一点，不论认不认识，我总会想用脸上的笑容渲染正能量。我脑海里也深深烙印了他的这么一句话：“就算我无法实现所有的诺言，我也要成为为了实现诺言而努力的人。”像大哥哥的他，是我的楷模。我总想向他看齐，想成为像他一样认真努力的人。

对我影响力极大的这位歌星，是韩国天团SHINee的主唱金钟铉。

两个月前，他与抑郁症这魔鬼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让他得到了解脱。

他入土为安的那一天，日本的粉丝说那儿的月亮竟变成了青蓝色，那颜色可是我们粉丝俱乐部的代表颜色！青蓝色月亮的照片传遍社交媒体，所有粉丝都认为那是他最后的道别。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会在天空中寻找月亮的踪迹。因为看到月亮，就像看到他一样。

他突然的离去对我打击并不小。每当我想念他时，我会仰望月亮，在心中默默道出我对他的牵挂。有位心理学家曾说过，追星的少女们最纯真，因为她们不论有无回报，都愿为了自己仰慕的人而付出，用真诚的心去支持他们。

只要月亮不消失，我就会记得他的好。我不会负了他生前所带给这世上希望的阳光。我会带着他的这份善心，以及我的真诚，继续给周围的人，甚至是世界上的人带来快乐与希望。

月亮的存在，也会提醒自己，激励自己要用功努力，才能成为著名的心理学家，让世上那些想要自寻短见的人重新寻找到生存的希望。

# 奶奶的旧电视机



文·傅承恩(中二)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一直坚持要收着这台旧电视？我已经说了，我可以买一台新的电视给你呀！”

爸爸不耐烦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我禁不住叹了一口气，心沉了下去。再过几天就要搬家了，这本来是喜事，因为爸爸买了更大的房子给我们住，也请年迈的奶奶和我们同住。奶奶这么老了，如果她独自一人住，可能会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新房子的房间不大，因此如果把那台沉甸甸的古董电视放在里头，房间就更窄了。

“敏敏，过来。”爸爸严肃的声音又响起，我拖着脚步走出房间。

只见奶奶沉默的坐在那里，头低低的。旧电视笨重的坐在她的对面。爸爸气呼呼地说：“你和奶奶关系最好，你去劝她吧。”说完，他一脸烦恼地走出了客厅。

我叹了一口气，唉，事情又要由我来解决了。

我走到奶奶身边坐下，握着她微微颤抖的手，才发现原来奶奶是那么老了。满脸皱纹的她，但仍然保持着一贯的慈祥。岁月真不饶人，原本身体硬朗的奶奶如今变得既瘦弱又落寞。

望着那台电视，握着奶奶的手，脑海里浮现出童年的回忆。小时候，父母早出晚归，没有时间陪伴我，因此，我的童年时光都是在奶奶家度过。每天放学后，她

会从幼稚园带我到她的家，我们就会在那台电视前边看节目，边吃东西。中国的连续剧、英文的卡通片，无论看什么，我们有说有笑的，关系非常亲密。

我升上小四那年，妈妈放弃工作来照顾我，因此我就不常去奶奶家了。每当周末我去探访奶奶时，总会为了功课早点离开，或被手机吸引了。每当奶奶和我讲话时，我连头都没抬，只冷淡地敷衍几句。渐渐，我和奶奶的关系就疏远了。

想到这里，望着那旧电视屏幕中我和奶奶的影子，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朦胧中，我仿佛看到年幼的我和年轻的奶奶。我把奶奶的手握得更紧。这台电视对她不只是一台电视，而是她和孙女共同的记忆，是一条纽带，让她能重温和孙女度过的美好时光。现在她无法和孙女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这台电视机好像是时光机一样，能把她带回从前。如果她连这台电视都丢弃了，那么她和孙女的美好回忆就会完全消失了。

我明白了，眼泪也簌簌地滚下面颊。

这台电视，虽然屏幕的画面不稳，而且非常笨重，可是里头装着我和奶奶的回忆，是无法被取代的。

我擦干眼泪，亲了奶奶一下，她瘦瘦的手青筋暴露，却像当年一样温暖。轻轻的，她把我拥入了怀里。我已经知道怎样解决爸爸的烦恼了。

本土文学。

诗歌

# 远洋辟路

# 我讶异着的直落亚逸

作者·黄嘉一

## 题记

直落亚逸(Telok Ayer)，一道已消失的水湾，目前为牛车水的一个分区。英国殖民新加坡之前，水湾住着马来渔民。1822年起，是早年中国移民主要定居地之一。1878至1885年间，原本的河流与湿地被填平，附近所有山丘及肉豆蔻种植园都被推倒，临海的天福宫从此离河岸五个街口。

## I 序

### 1 榕树

榕树的胡子轻扬  
恬淡着风雨夕阳

### 2 步履

木板楼梯笃笃地哆嗦  
岁月还魂

### 3 光阴

河  
怎么就走远了？



## II 天福宫

### 1 1810

一八一零  
妈祖先行  
心净则明  
心诚则灵

### 2 一柱香

海不扬波 靠岸后的第一柱香  
平安返航 上船前奉上又一柱香

### 3 无常

河水转道  
让出五个巷口  
因为妈祖  
天福宫躲过了迫迁的折腾

### 4 门神

十扇门扉 两条翔龙  
世上的妖魔闻风丧胆  
威武门神 为谁站岗？

### 5 关公大刀

接引了江湖肝胆  
浩荡着侠义正气

### 6 炉香

烟 是八面玲珑的外交家  
轻巧地拆除了儒道释的藩篱

### 7 波靖南溟\*

戊戌唯新 只有百日  
光绪御赐 偏安百年

(注脚：波靖南溟\*：清光绪皇帝  
1907年御赐天福宫的匾额文字。)

### 8 扉题

龙腾\* 虎跃\* 凤翥\* 鹤算\*  
瑞兽算尽天机  
文字外化愿力  
(注脚：\*门扉装饰性文字)

## III 人间

### 1 猪仔馆

拥挤着瘦骨嶙峋的身躯  
掩盖着不外露的瘀伤  
推开窗 看鸽子沐浴着赤道的阳光

### 2 结拜金兰

空荡荡的房 自闭  
期待每月的初一 一曝十寒  
梳起的金兰姐妹聚首 诉衷肠

### 3 红头巾

忐忑 又故作沉稳地  
跨越一个不容踩空的时代

### 4 算命先生

报平安的活儿留给写信佬  
安抚未定的惊魂 就由算命先生登场

### 5 吉屋招租

单人床  
谢绝臭虫搭房

### 6 崇文阁

之乎者也 孔子一旁监读  
嘻哈绝倒 阿斗瞌睡不成

### 7 街坊：印族回教徒纳歌达殿

握手 领取对方捏在手心的暖  
神交 灵的酬唱

### 8 图腾

当蟒蛇升格成龙  
通灵是最大异变  
当蝙蝠从森林进驻庙宇  
施福是最大的肩负

## IV 告别 招魂与留守

### 1 迎神赛会

大头娃娃摇头晃脑  
街戏锣鼓奋臂招魂  
就是回不去——  
一百五十年前的历史现场

### 2 鲤鱼灯

节庆的闹腾可以复制  
童年的背影岂可捆绑

### 3 留守

水湾不再  
唯有把潮湿的光阴  
晾在天福宫的后墙

### 4 长卷

长卷由西而东缓缓舒展  
过番客踏碎多少挑衅的浪

### 5 分分合合

殖民地政府的行政规划说的是 分  
守望相助的民居生态说的是 合

### 6 仓库

当时间被锁进保险箱  
别丢失了记忆和密码

### 7 写信佬

写信佬失业了  
在尊重私隐权的时代

### 8 下酒菜

家嫂\*的螃蟹细肉祭出饭香  
下酒还得来点海盐味的有惊无险  
(注脚：\*家嫂，驰名老字号餐馆)

## V 当下

### 1 檐题

细雨\* 梧桐\* 雁过也\*  
斜阳拱手 托出一街古意  
(注脚：\*屋檐装饰性文字)

### 2 中华医院(直落亚逸)

百草格  
不再躺着罗汉果川贝甘草  
咖啡与可乐  
现代人的药

### 3 安详山

酒气熏天的霓虹灯  
勾着眼要扶起醉倒的电线杆

### 4 金沙

海市蜃楼——  
说的是昨天的远航  
还是今天升到云端的船

### 5 许愿井

物化的世纪 我投下零角  
拉响了铃子 向神祇作个交换

愿——  
夜是宽宽的连珠被  
风梳理着人情世故  
弯月是艘有梦的船  
大地正义着阳光

### 6 细说从头之一

截断满清长辮的不是利剪  
是滚滚的历史洪流

### 7 细说从头之二

喜多郎以放浪不羁的乱发  
刺探着一个时代的度量

### 8 细说从头之三

横冲直撞的荆棘发心禅坐  
修炼得道潇洒着平头马尾小笼包  
引领一季风骚

## VI 跋

### 1 新移民

不再赤膊 一样拼搏  
善意提醒  
别忘了祖先信守的那一炷香

### 2 远方

水湾是当年的远方  
落了地 生了根  
祖居是今天的他乡

### 3 新戏码

谨记来时路  
莫问胡不归

(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 宗乡总会奖学金 SFCCA Scholarship

## 奖学金金额

每学年最多可获得1万5000新元

## 申请条件

- 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 具有初院学历或其他相等资格的学历
- 已获得本奖学金认可的中国高校录取资格

## Value of Scholarship

- Up to S\$15,000 per academic year

## Eligibility

- Singapore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 Possess 'A' Levels or other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 Admitted into selected Chinese Universities approved by SFCCA

## 申请时间 Application Period

01.04.2019 - 15.07.2019

## 咨询 For more Enquiries

☎ 6354 4078

✉ admin@sfcca.sg

🌐 <http://www.sfcca.sg/scholarship/sfccascholarship>

支持单位  
Supported by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CULTURAL  
MATCHING  
FUND



翁锡礼作品《新加坡河上》100x60cm 2018 (油画)